

童年里的小人

梅琳

儿童文学是一种看见童年的文学。它比心理学比皮亚杰都更真切和生动地让童年的生命成为可以看见的情形,而不是仅仅的确认和描述。蒙台梭利讲了童年的秘密,彼得·潘则让你一点不假地想起童年的夜晚和白日都确有这样的飞翔,在肯辛顿和永无岛上玩得忘记回家,挨了骂明天又忘记。史蒂文森是写金银岛故事的,他写在诗歌间的童年游戏,让他有了那个世纪更加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童年描述,史蒂文森造就了很多的人,是以影响的力量造就,是那描述的生命和叙述的句子中的乐趣容易浸透你。比如我们从前都喜欢阅读的顺口的柯岩的童诗,比如现在我正在阅读着的《看不

见的小人》。

这是一套会令人想到《我的影子》的书。《我的影子》里童年懵懂的智慧对自己相随的影子兴致勃勃，“我有一个小影与我一起进出/它有什么用处我一点不清楚/它从头到脚非常非常像我/我跳上床时看见它已跳上去了”。而“看不见的小人”则是在说着另外一种声音讯息，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一出生已经开始接受行为的导读，被解构着遵循规矩，所以你看，就排排坐吃果果了，饭前要洗手，爸爸再见，妈妈再见，爷爷奶奶再见，外公外婆叔叔婶婶姑妈姑父再见……所有的人统统再见！

乖！

可是童年不会一直乖。它的里面会有自己的方向和力量，会有那一个年轮里的乐趣与向往。他是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就在你要按照导读里的指明、按照违背了就要被吃生活的规矩去举起手来、抬起脚来，预备，开始的时候，也开始了他的违背，他的捣蛋，童年天真、奇想连连、顽劣讨嫌，可是毕竟丰富和精彩的景象就这样被写成了故事。也就是最真切的故事和最真切的生命了。

这一切的确全是私下进行的。

私下进行都是在这样的時候、这样的方式和语气。

比如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吃午饭之前，哪怕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是不该吃东西的。可是看不见的小人出现了，是出现了声音。“你不是还有一只复活节的巧克力兔吗？”“啊，我懂了。你不敢尝，因为若在吃午饭前吃甜食，你怕父母生气。但是吃那么小小的一块，决不会坏了胃口！”他甚至鼓励了严斯-彼得应该把整个的一块巧克力全部吃光。“谁说出了A，就必得继续往下说B。”“一件事情已经开了头，就该有结尾。不能半途而废。”

每一次严斯-彼得玩滑板，他妈妈都吓得闭上眼睛，可是看不见的小人却喊着：“现在滑下台阶！总是往前走没有意思！走，咱们去抓住卡车的后杠，让它拉着走！快！快！你看见那边的女孩吗？滑上那个平台，然后做一个空翻！”“你真伟大，我过去太小看你了。我一向以为你不过是个妈妈的乖孩子，可是你不是，你是真正的猛虎。”

这几天，严斯-彼得感到有人在暗中窥视着他的一

举一动。他确信这一定是怪兽。看样子现在需要一件武器，比如一把木剑。“如果真的要干掉那个怪物的话，我们需要一把长一些的剑……这张桌子的腿可能够了。”“要是我们把这张桌子的腿砍下的话，那我爸爸会杀了我的！”“嗨，严斯-彼得，绝对没事。你还记得吗，当装运工把家具搬进家门时，你妈妈看着它们时那怪怪的目光？那时你爸爸说：‘别担心，宝贝，家具都有保修单，我们随时可以更换。’”结果，在严斯-彼得挥舞斧子，把那条桌腿砍得伤痕累累，几乎就要砍下来的时候，怪兽从后面把他紧紧揪住了。严斯-彼得狠狠地朝怪兽咬了一口，结果发现怪兽原来是爸爸。

爸爸固然是要气得脸色发白。淘气终究无人喜欢。爸爸声音也颤抖，可是爸爸没有揍他。它是不是像我介绍过的那位赫尔曼的爸爸，知道童年的生命里总有一条遥远的圣库鲁次之路？8岁的赫尔曼明明是朝着学校的路上走去，也是因为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结果走到“圣库鲁次”去了。可是更多的爸爸妈妈是看不见“看不见的小人”的，看不见童年生命中的前面和后面、正面和反面、外面和里面，看不见“分裂”才是真实和精

彩,也才有成长的盼望和喜悦。

当然,看不见的小人也不全是在捣乱的,《皇帝的新装》里讲出皇帝光屁股事实的其实也是孩子生命间的那个看不见的小人,他没有接受导读,没有被解构掉,所以就大胆和符合实际了。

目录

藏在蛋糕里

对吸烟者决不怜悯	3
爸爸需要一份工作	21
听话的孩子总是惹人生气	40
歌儿唱得像迈克·杰克逊	61
严斯-彼得藏在蛋糕里	70
重要的日子	79

拯救心理医生

坚硬的橡木	95
拯救心理医生	125
吞进肚里的爱心画	150
被人追踪	162

藏在蛋糕里

王燕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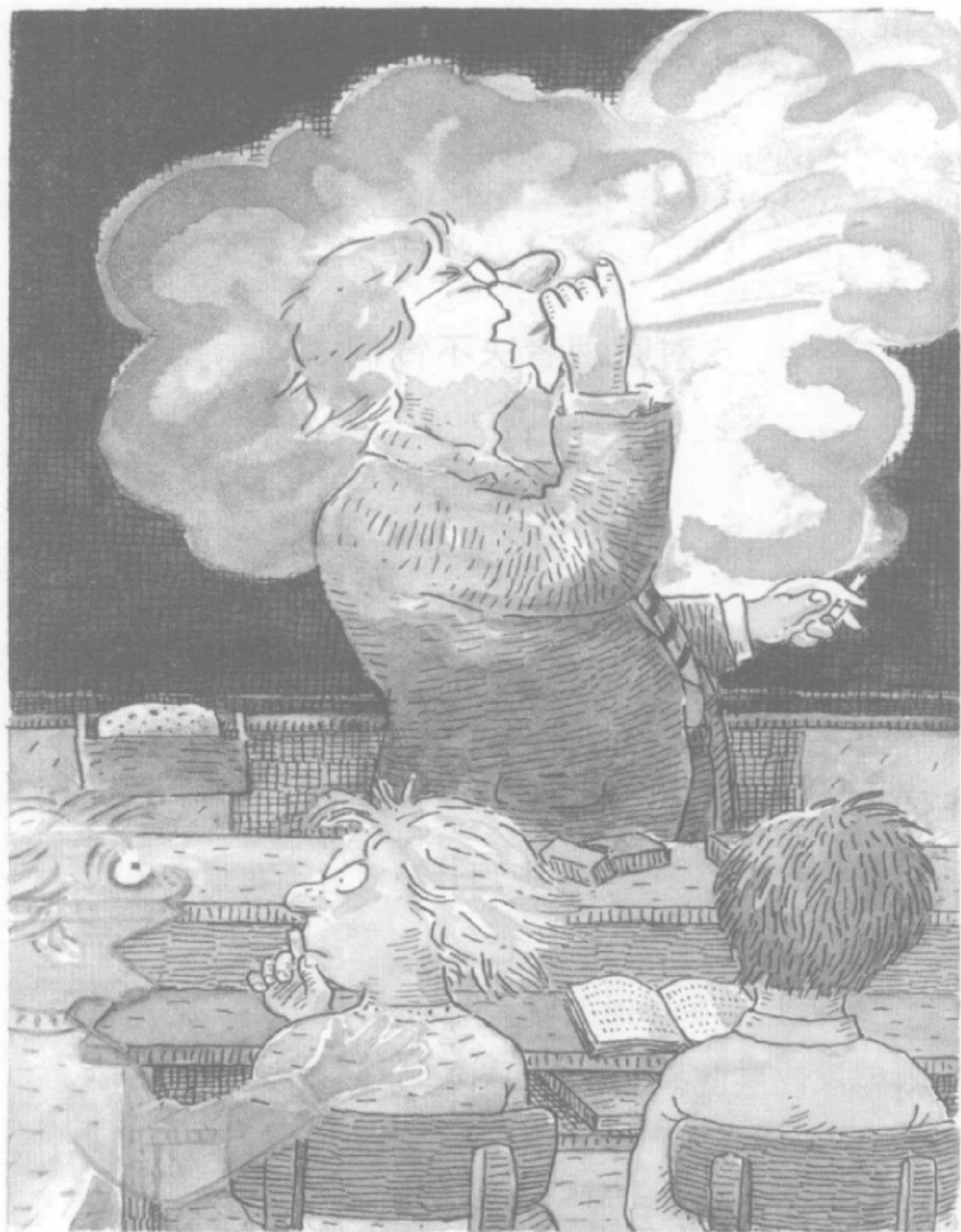


对吸烟者决不怜悯

严斯-彼得几乎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甚至那个看不见的小人都吃惊地憋了一会儿气。严斯-彼得最喜欢的老师，那位金黄色头发的莫斯欣老师竟然在全班面前点燃了一支香烟，而且还对着天花板喷出了一股浓烟。

“最近我坐在马桶上抽了烟，然后我不得不把那首该死的诗抄写十遍。那首歌德的诗，还是席勒的诗，还是什么人的诗！”格特朝着尤莉亚的方向咬着牙说。

但是尤莉亚没有理他。她正张着嘴吃惊地看着莫



斯欣老师。

莫斯欣老师吸了一大口烟。然后他拿出一张纸巾，把它放在嘴唇前边，再把烟对着纸巾上吹。

*“我就知道，早晚他会搞砸的，”*看不见的小人冲着严斯-彼得的耳朵笑着说，“他又喝了迷魂汤了。一开始我就说过。”

莫斯欣老师被烟熏得头直晕。他抖了抖那张纸巾，把烟雾赶开，然后他把纸巾举起来。纸巾的中央可以看见一块褐色的烟渍。

莫斯欣老师非常激动。“你们大家看，”他大声地说，“你们看见这块褐色的烟渍了吗？”

所有的学生全都点了点头。

“严斯-彼得，叫医生来！莫斯欣老师不行了。他需要打一针，镇静镇静神经。”

“住嘴！”严斯-彼得对看不见的小人说。

莫斯欣老师宣布：“现在我来表演，把烟吸到肺里，然后再把烟通过另一张纸巾呼出来。你们想象得出会发生什么情况吗？”

“愚蠢的问题。纸巾还不是被弄脏了。你跟他说，别

这么干了。”

严斯-彼得没有听从看不见的小人说的话。人们是看不见他的。即使你不听他的话,也没关系,反正他跟不在场差不多,一会儿就不见了,走了,没了。

莫斯欣老师从肺里把烟吐到纸巾上。他咳嗽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不抽烟的人,不习惯香烟。第二张纸巾上的褐色烟渍比第一张上的小得多,而且颜色也不像第一张上边的那么深。莫斯欣老师当然希望让他的学生们知道,这是为什么。没有人举手,于是他自己回答起来。

“这个褐色东西是焦油。这里缺少的焦油现在在我的肺里。”

“我说了吧,你该去叫一个医生来,严斯-彼得。叫医生!”

这个实验确实给尤莉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喜气洋洋地注视着莫斯欣老师。莫斯欣老师捻灭了香烟,说:“如果有人每天抽二十支香烟,那么一年之内就会有整整一杯的焦油留在他的肺里,粘住他的肺泡。人们会因吸烟而引起咳嗽。”

莫斯欣老师满意地笑了笑。他希望今天能够培养出几个不吸烟的学生。他自己曾经抽过差不多十五年的烟。现在他当着学生们的面开始计算,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为此花了多少钱。

“一天5马克左右。一年1800马克。十五年就是27000马克。”

当严斯-彼得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有一点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爸爸会停止吸烟的。而且今天就戒烟。他,严斯-彼得会帮助他的。

“你说说,”严斯-彼得问看不见的小人,“我爸爸为什么抽烟,你说这是为什么。”

“那还不是因为他神经不正常嘛,当然就像所有的看得见的人一样。我的意思是说,看不见的人是不会抽烟的。”

“是的,但是你们也不吃东西。你们也不喝东西。你们只是到处让人心情烦躁。就会干这个。”

严斯-彼得的爸爸今天在广告公司不是太顺利。他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的对面。遗憾的是,她的脸上抹了那么多脂粉,结果他只能猜测她的美貌。

爸爸的上司派他去谈判。上司说：“这是我们所钓到过的最大的鱼。您别把事情搞糟了。如果您能把订单拿回来，我就给您加一倍薪水。”

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订单。美国来的约翰松太太代表胡斯特-克勒希烟草公司。她寻找一家广告公司来帮助她的新产品“牧童”香烟创品牌。约翰松太太为此愿出几百万块钱。

有好几家公司申请。严斯-彼得的爸爸工作的那家广告公司是其中最小的一家。

他极力设法说服约翰松太太，让她相信他的公司是最好的公司。他还一边吸着他的第十二支过滤嘴烟，一边在桌子底下神经质地来回摇晃着他的两只脚。

严斯-彼得的爸爸想从她那涂抹着厚厚脂粉的脸上看出些名堂。他的申请是被接受了，还是她认为他太愚蠢了？

与此同时，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商量出了一个计划。

“我可以想办法跟我爸爸谈一谈。”严斯-彼得建议说。

看不见的小人笑了：“你这不是开玩笑嘛。你还可以掐死一头大象呢。你跟他说的话，从他的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又冒出来了。你也知道为什么吧？”

“不知道。”

“因为中间没有可以拦住的东西。比如说脑子。”

看不见的小人的意思是说，看得见的人会用眼睛看，不会动脑子思考，因此需要五颜六色的招贴画。最好是由看不见的小人组织一次游行，至少有几百人参加。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唱着歌。但是直到今天晚上这些事也办不成。

妈妈在凯亚阿姨那里，参加一个她们称之为“妇女们的下午聚会”。说是聚会最晚5点可以结束，但总要拖到8点钟。

尽管如此，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还得抓紧点儿。这就是说，严斯-彼得要抓紧点儿干。看不见的小人只会下命令，出主意。

门厅里放着一个木箱子，里边有十二捆壁纸。旁边是颜料、刷子，还有黏合剂。还要什么呢？

严斯-彼得犹豫不决，他是否真的要使用这些东西

呢？本来父母是要在周末用它们给客厅糊壁纸的。

但是看不见的小人打消了他的一切顾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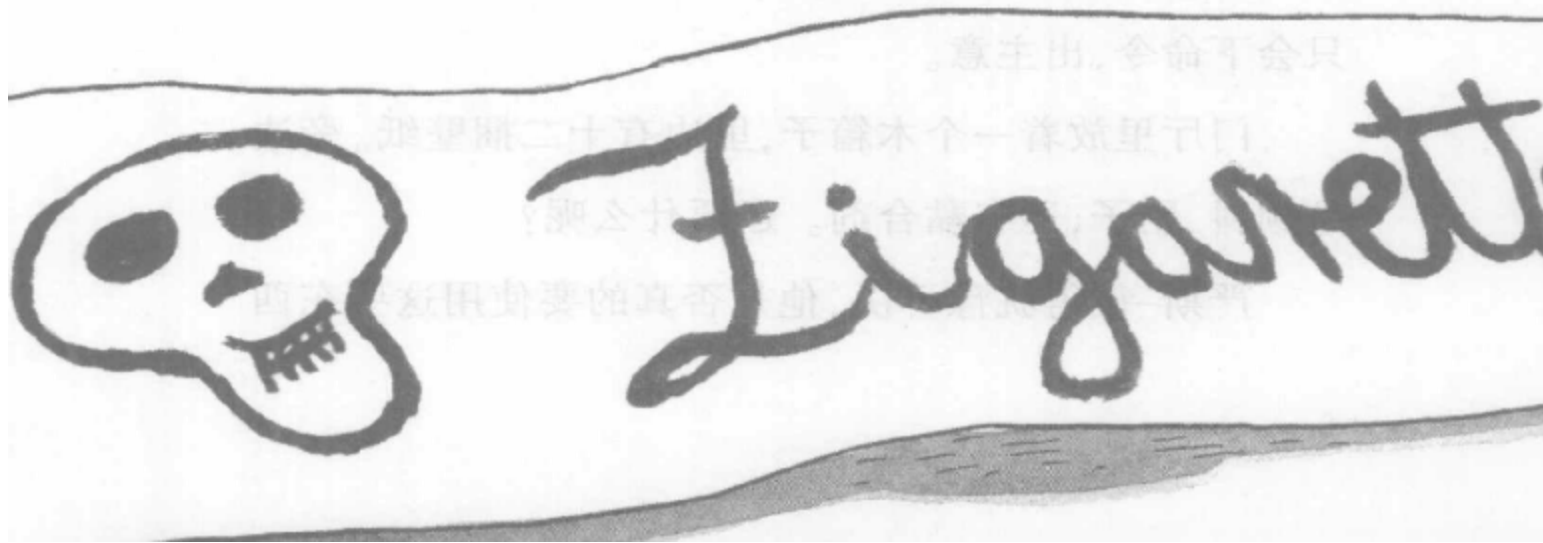
“*严斯-彼得*，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爸爸的性命大概比那个愚蠢的客厅重要多了。”

严斯-彼得看着那一捆捆的壁纸，每捆上边还贴着价签：42.80马克。

“是啊，难道你不认为，假如我用了壁纸，他们会生我的气吗？”

“天啊，你可真傻。你爸爸抽的烟可比这个壁纸贵多了。你这么干才是真的省了钱呢。另外，这些颜色反正难看死了，而你也只是在背面画。为了你的爸爸，*严斯-彼得*，干吧。救救他吧。勇敢点儿。好样的！”

严斯-彼得打开第一捆壁纸，从上边剪下来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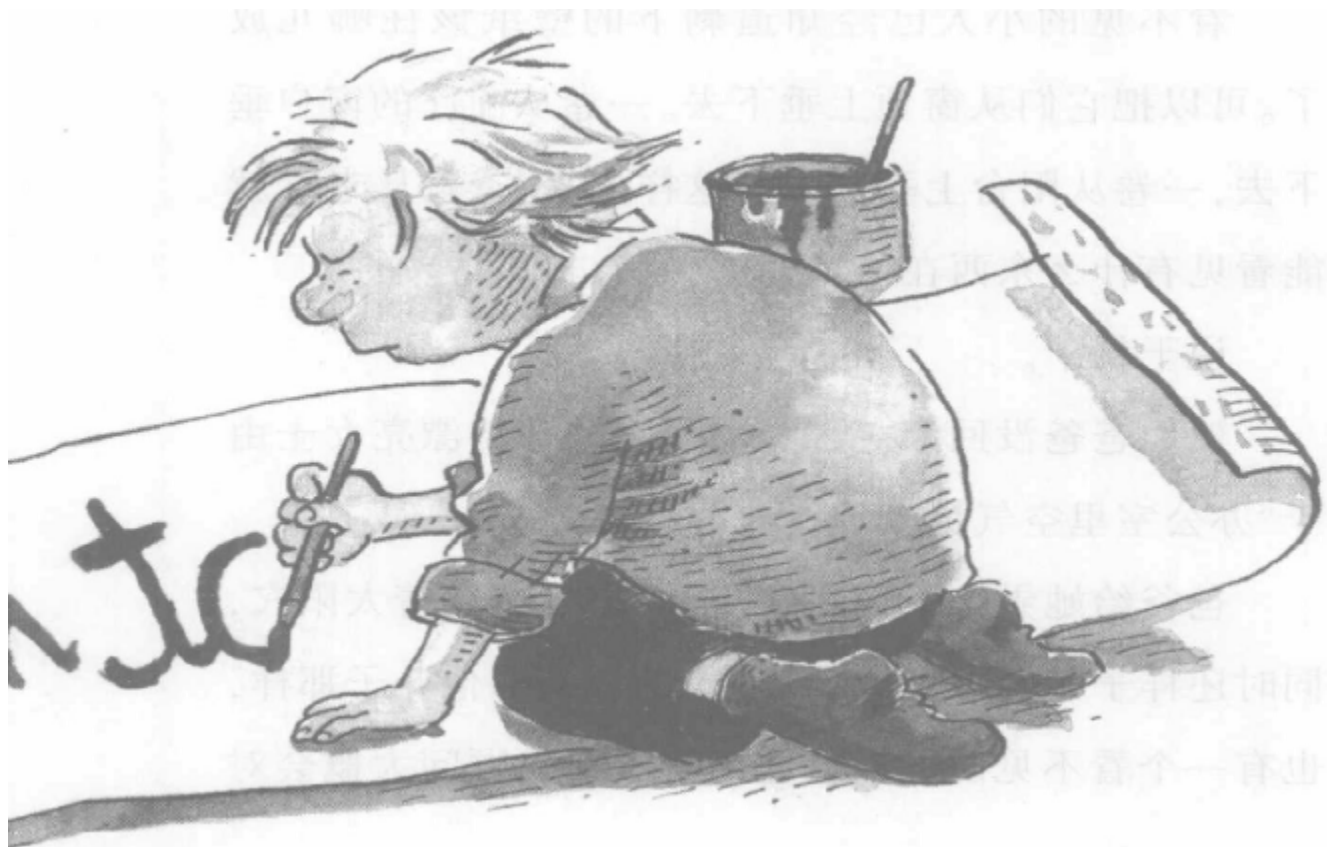


大约3米长。他在背面画了一个骷髅头，然后用大红的颜色写上：“香烟杀人！”

“很好！”看不见的小人称赞道，“我们把它挂在卧室的门上。现在你再写上：‘吸烟的人是令人讨厌的臭蛋！’”

“不。我不写。这太过分了。”

“好吧，那就写：‘吸烟的人是臭蛋！他们弄臭了空气。他们也令人讨厌，特别是我爸爸，因为……’”



“喂，这要写几个臭字呀？”

“那就看一个人臭成什么样子了。要是写你爸爸呀，我就写五个臭字。也许写六个臭字更好。”

严斯-彼得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一来，房间里几乎没有地方再放更多的标语和招贴画了。这些东西甚至都挂到了枝形吊灯上，连客厅里的立柜都挡住了。看不见的小人认为，这种情况会引起像爸爸那样看得见的人的注意。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剩下了三卷壁纸没地方放。

看不见的小人已经知道剩下的壁纸该往哪儿放了。可以把它们从窗顶上垂下去。一卷从前厅的窗户垂下去，一卷从阳台上垂下去。这样一来，爸爸从老远就能看见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了，他会非常高兴的。

说干就干。

然而爸爸没回家。因为美国来的那位漂亮女士由于“办公室里空气惊人地污浊”而头疼。

爸爸给她弄来了药片和一杯水。她按摩着太阳穴，同时还样子非常奇怪地看着他。假如他像他儿子那样，也有一个看不见的顾问，这个看不见的顾问大概会对

他讲：“在美国，给一位头疼的女士按摩脖子可就是一个礼貌问题了。别这么傻呆呆地闲站着。她会怎么想你呢？”

但是他没有看不见的顾问，或者他没听他说话。他没给她按摩，而是打开了办公室的窗户，邀请这位女士去散步。

这期间，看不见的小人总是想出来一些新主意，好让爸爸改掉抽烟的习惯。

“把所有的烟灰缸都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打碎了。”

“为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你爸爸从来不会把香烟乱扔在地毯上。你觉得呢？”

“是的。”

严斯-彼得打碎了三个烟灰缸。在爸爸的工作室里还有一个。然而正当严斯-彼得要把它砸成碎片时，看不见的小人大喊了起来：“别砸！别砸！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你爸爸很久还会思考这件事的。这对他将是一个教训！”

“什么主意？”

“你爸爸不是还有除夕放的爆竹吗？他忘了放那些爆竹，因为他喝醉了。这你知道。必须在桌子上放的那种烟火。”

“那又怎么样？”

“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那么一点点，然后把它撒在那个烟灰缸里。”

他不必说下去了。严斯-彼得已经知道看不见的小人想干什么了。他拿起那个名叫“金色喷泉”的烟火。然后往纸上捅了一个洞，把里边的东西倒在烟灰缸里。爸爸只要把香烟往里边一捻，就会有红的、蓝的和金色的星星在他耳边飞舞起来。反正包装上是这么写的。

后来，严斯-彼得把凡是在家里能找到的香烟都毁掉了。他把它们倒在一个桶里，然后再浇上水。最后把它们捣成了棕色的烟汤儿。

严斯-彼得把棕色的烟汤儿倒在妈妈平时做草莓波列酒用的水晶碗里。他把碗连同几个水晶杯子和汤勺一起放到了桌子上。让爸爸好好看一看，他的肺里就是这般模样。

严斯-彼得将要真实演示吸烟的害处了。莫斯欣老

师会为他感到骄傲的,看不见的小人宣称道。

这时客厅里桌子上的那个雪茄烟盒里放的不是烟了,而是一个老鼠夹子。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爸爸可以来了。

这时爸爸已经坐着他的红色敞篷车回来了。这辆车本来是属于他的上司的。他的上司只是今天把车借给爸爸用一用,以便他能够陪约翰松太太出去转转。而约翰松太太没有兴趣去大饭店。她更喜欢结识一下爸爸的那个“可爱的小家庭”。

爸爸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几乎二十年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他也不曾讨厌邻居恩德尔斯的那辆大大的旅宿汽车。然而现在,当他把车子开进停车的位置时,仿佛是那好好停着的旅宿汽车一下子向红色敞篷车撞来。爸爸因此更加心烦意乱,约翰松太太的头痛也更加严重。

当她下车的时候,她看见了从房顶上垂下来的壁纸。她慢慢地拼读着上边的字母。“您说这是什么意思:‘心里的太阳不比肺里的焦油好?’”

“这是一个玩笑,”爸爸结结巴巴地说,“一个玩笑。”

哈哈。太可笑了。”

约翰松太太想到房间里去。她说,她得躺一下。爸爸艰难地穿过一幅幅标语和招贴画。他本想把约翰松太太抱到沙发上,但是那儿有一个叼着雪茄烟的大骷髅头在狞笑着。于是他把她放在了卧室里他的床上,就放在那幅招贴画下边:“吸烟的人是臭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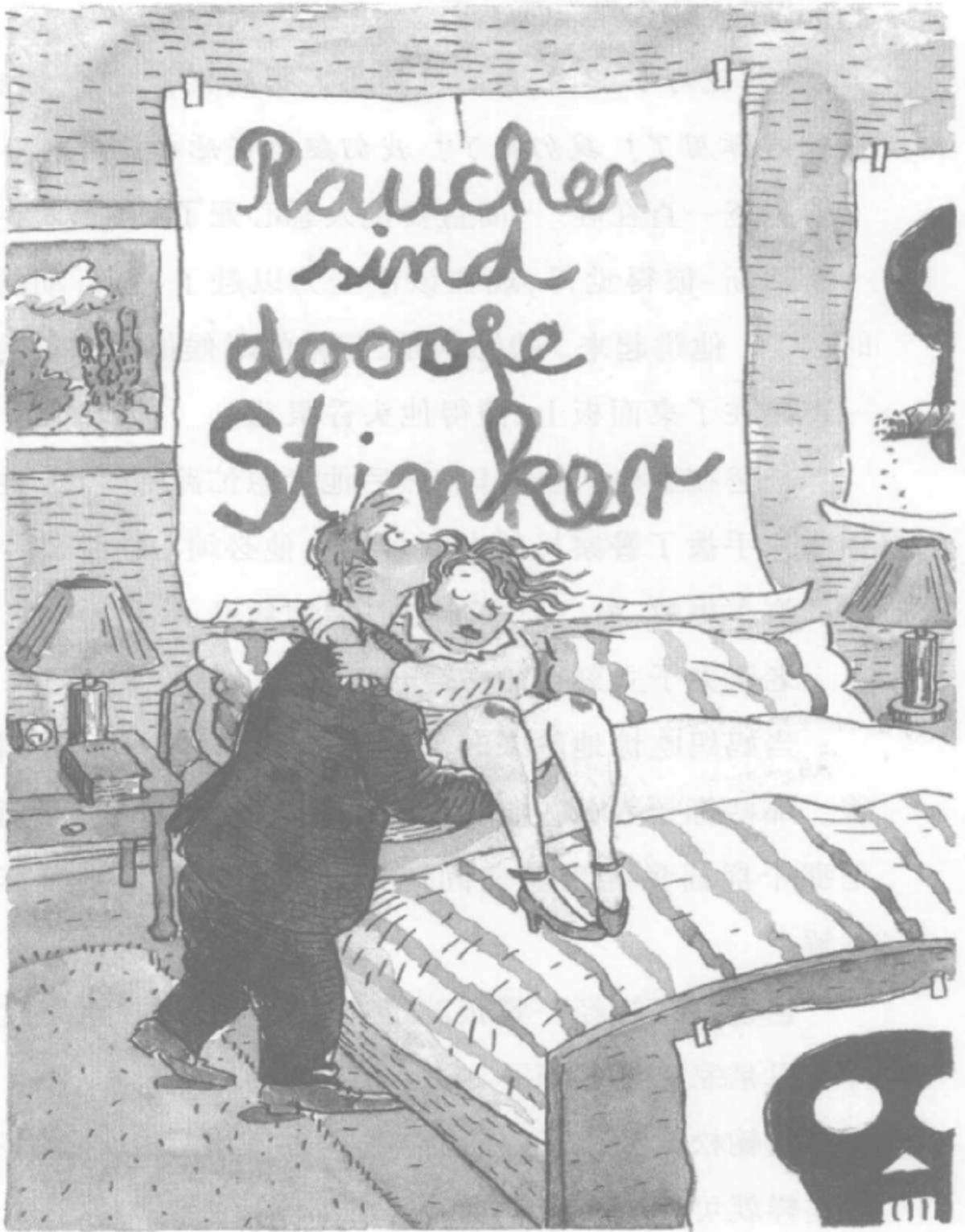
严斯-彼得早就料到了,马上就会引起一场不愉快。他藏到了桌子底下。

卧室里躺着一个失去知觉的女人。街上停着一辆被撞瘪的汽车。爸爸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了想。他的血液循环几乎就要停滞了。他需要喝一口水。最好是再来点儿波列酒。

正好桌子上有个水晶碗。他太太肯定又在女友那儿品尝了什么玩意儿。这个玩意儿什么样子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喝了一大口。

这之前他已经喝了很多臭汤了。办公室里那种酱汤儿似的咖啡就够丢人的了。但是,这个东西比他喝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恶心。

他把嘴里那褐色的黏汁吐到了波斯地毯上。



“呸！什么臭东西？”

“我说对了吧，”看不见的小人很高兴，“完全成功了！起作用了！我们赢了！我们拯救了他的生命！”

爸爸一直在吐。“简直要把人恶心死了！”

严斯-彼得觉得，现在该他全力以赴了，是行动的时候了。他跳起来。遗憾的是，起来的时候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在了桌面板上，撞得他头昏眼花。

爸爸在卫生间里漱口。然后他又急忙跑回客厅。他用一只手拨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他必须报告那件小小的汽车事故，另一只手伸进雪茄烟盒里。

老鼠夹子立刻啪的一声合上了。

当妈妈吃惊地赶来时，爸爸正站在屋子中间狂叫着。那些标语和招贴画并没有让她感到怎么震惊，而是那个摇摇晃晃地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女人让她迷惑不解。

爸爸只要神经一紧张就得先抽支烟。现在也是这样。只是家里没有烟了。

约翰松太太给了他一支。爸爸使劲儿地嘬着，就好像这样就可以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吸进去似的。

严斯-彼得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当爸爸看见他儿子的时候,他大步走向前,抬起胳膊就要打。但他还是想先把烟吸进肺里再说。

“别!”严斯-彼得大声地喊道,“别吸,爸爸!你吸了会死的!”



“他说得有道理！”妈妈吼叫着。

严斯-彼得的爸爸把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捻，刹那之间他就被五颜六色的星星和小球球淹没了。与此同时，烟灰缸里还冒出了一股浓烟。

严斯-彼得想趁这个机会跑到外面去。但妈妈把他拦住了。

“严斯-彼得，是你干的吧？”她指着一捆捆壁纸说。

“是的，”严斯-彼得骄傲地说，“妈妈，这是我从学校里学来的。从莫斯欣老师那里学来的。”



爸爸需要一份工作

严斯-彼得一只手扶着车,另一只手拿着雪糕。他把车从第三挡换到了第四挡。这时自行车的链条断了。

“刹车!”看不见的小人喊道。然而线闸也断了。

“倒轮!”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吼起来。

但是没有链条怎么能倒轮呢?

严斯-彼得骑着自行车就朝一辆汽车冲去了。

“雪糕!”看不见的小人尖叫着,“当心你的雪糕!”

严斯-彼得跳下车。自行车当的一声撞在了汽车上,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刹车声。自行车的车条在轮子底下咔



嚓咔嚓地一根一根都断了。

严斯-彼得吓得膝盖都软了。他在一座房子的入口处坐下，吃着他的雪糕。

“你看，还行，”看不见的小人说，“我还害怕你把雪糕掉地上了呢。”

严斯-彼得相信他会很快就再得到一辆新的自行车。但是他彻底地错了。因为他爸爸吃晚饭时说：“不买。”

他说得如此明确,那声音你不用怀疑。严斯-彼得听得浑身直哆嗦。

“你就笑笑吧,”看不见的小人劝他说,“你就假装它是个玩笑。”

可严斯-彼得不这么做。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为什么不买呢?”

爸爸先是看了看他,仿佛他是傻瓜似的,然后又看了看他太太。他手里握着汤勺,就好像握着一把剑。然后他把汤勺在面条汤里搅来搅去,就好像里边不是小星星和字母形状的面条,而是一段一段的尸首。

“你还问吗?”他很奇怪。

严斯-彼得点点头,一边咬着他的舌头。

“也许他变成了一个无聊又庸俗的吝啬鬼,”看不见的小人预言道,“我认为,如果严格地说,他这个人过去一直就是这么无聊,这么庸俗。至于吝啬鬼,这是新近的事。你不这么认为吗?”

严斯-彼得的父母听不见看不见的小人说的话。因此严斯-彼得本来是对看不见的小人轻声说的话更让他父母大吃一惊:“你怎么想我无所谓。反正你不

知道！”

妈妈深深地吸了口气。爸爸把勺子放在他的汤盘边。

“怎么，我不知道？至少我不用一只手骑自行车！”

爸爸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你还活着，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妈妈说。

严斯-彼得激动地把看不见的小人想回答爸爸的话大声地翻译出来了：“是的，因为你不会。我甚至还可以撒开手骑呢！”

这时爸爸把手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拍得汤盘都跳了起来。

“你别想再得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不许你出家门。是的。还不能看电视！”

看不见的小人想安慰安慰严斯-彼得：“今天晚上反正也没什么好看的。你爸爸睡觉以后才有好节目呢。晚间节目里有惊险片。”

严斯-彼得从桌子上跳起来，同时打翻了他还没喝完的那半盘汤，即使这样气氛也没有得到改善。

严斯-彼得骂道：“你真的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全都

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自行车。车链子断了，后来闸也坏了。我也差点儿丢了手里的雪糕！”

严斯-彼得跑进他的房间，生起气来。

看不见的小人小心地说：“嘿！玩个游戏吧？”

“别理我。”

“来吧。玩个小游戏。会让你高兴起来的。谁赢了，谁就来决定我们今天晚上干什么。”

“那我们玩什么呢？”

“‘快快快’。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游戏。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也许你爸爸还会呢。”

“不，我不玩。你又在捉弄我。”

“不会的。我不会捉弄你。肯定不会。”

“那好吧。”

“你想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对。这你会的。”

“那还用说。”

严斯-彼得闭上眼睛，心里想着486这个数字。他想的是486马克。因为现在成了一堆废物的那辆自行车就

这么贵。

“把你的数字说出来吧。”

“486。”

“哈！”看不见的小人高兴地叫了起来，“487！遗憾，你输了！”

“你说什么？”

“我是说，487比486大。你真的不知道吗？你输了那就不奇怪了。你们在学校尽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我安静会儿。你真烦人。”

严斯-彼得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他并没真的去读。他只想让看不见的小人知道，他现在对他不感兴趣了。这本书好几个月之前他就看过了，讲的是一个小姑娘，当她得知爸爸失业以后，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看不见的小人立刻想办法引起严斯-彼得的注意。

“严斯-彼得？”

“别打搅我。”

“啊，严斯-彼得！你爸爸不愿意给你买新自行车，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因为他无聊、庸俗又吝啬。”

“不对。根本不是这样。我相信是你对他不公平。”

“嘿，你说什么呢？”

“他是愿意给你买自行车的，假如他能买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看不见的小人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我打赌，是因为他失业了。”

“胡说。”

“没胡说。他的上司肯定不要他了，因为他在广告公司的表现跟在这儿的表现一模一样。”

严斯-彼得仔细想了想。看不见的小人说的可能有道理。最近一段时间爸爸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平时在家的时间多了。他还总是心神不定，老爱发火，几乎不再开玩笑，而且还特别地吝啬。另外，为了一家美国烟草公司的事，他还跟他的上司吵过架。

严斯-彼得又想了想目前的状况。看不见的小人已经开始计划他们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了。

“我来决定我们今天晚上干什么吧。”

“为什么？”

“因为玩‘快快快’时我赢了。”

严斯-彼得把两个拳头叉在腰上，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我们干什么？”

“愚蠢的问题。我们给你爸爸搞一份新工作。这可是义不容辞的事。”

严斯-彼得点点头：“那还用说。否则还能有什么事呢。”

看不见的小人立刻催促严斯-彼得快点儿开始。“别这么懒，屁股坐着不动。拿张信纸来，还有报纸、电话簿。”

严斯-彼得常常发现，看不见的小人是从来什么也不干的。他只会出主意，订计划，说大话。然后活儿都得严斯-彼得一个人来干。看不见的小人只发出指示。

严斯-彼得一张张地翻着报纸。他在寻找招聘广告，找需要找工作人员的公司的地址。另外，看不见的小人想让严斯-彼得把标题剪下来，然后用上面的字拼成一封信。看不见的小人在电视里看见过这种事和一个绑架事件有关。那封信当时给看不见的小人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首先给哈哈糖果公司写信。

“一共要写几个‘哈’字呀？”

“三个。”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那么多‘哈’字。如果我们只写一个‘哈’字，他们肯定哈哈不起来了，是吧？”

非常遗憾的是，不能就这么傻呆呆地看着一个看不见的小人不管，严斯-彼得心里想。

“那么，‘哈’这个字该在哪儿出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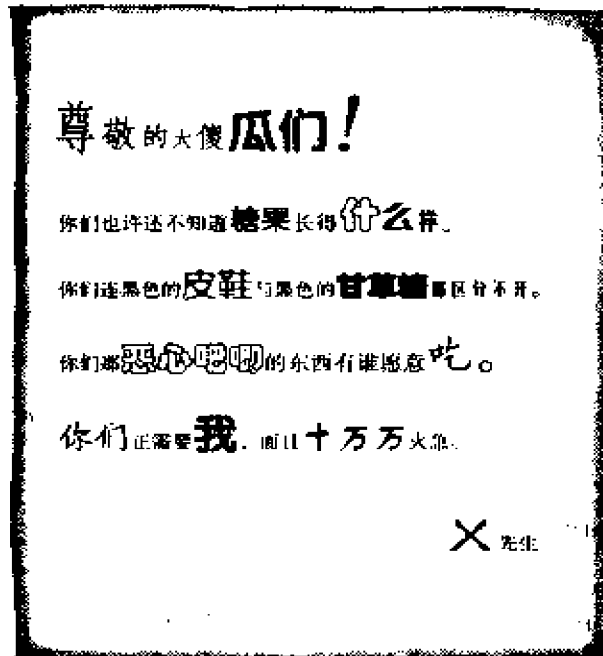
“在抬头的地方呀。‘脑子有毛病的哈们’，你觉得怎么样？要不，我们这么对他们说：‘看得见的傻瓜们’？怎么称呼才能给他们公司的领导留下更深的印象？”

严斯-彼得深深地吸了口气，建议说：“我们写上‘尊敬的先生们’，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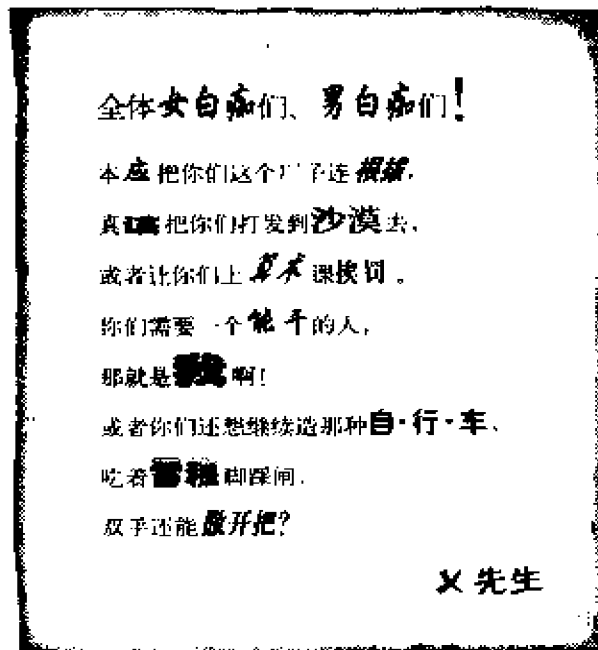
“不好。我们不能这么写。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由女人领导的，而我们却称她们为‘尊敬的先生们’。那她们还不气死了。”

最后他们俩来了个折中。

第一封求职申请信是这样的：



第二封信是写给自行车厂的，它的地址就在严斯-彼得那辆坏自行车的牌子上。



严斯-彼得严格按照看不见的小人的指示又拼好了另外五封信。然后胶水瓶就空了。严斯-彼得从爸爸的写字台里拿来信封,爸爸的信封足够用的。然后他把信装到里边。严斯-彼得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邮票。对此他感到相当骄傲。

也许最好用他自己的信封。但是他觉得那些信封太差劲儿了。那是凯亚阿姨过圣诞节时送给他的,上边有好多小星星,还有玫瑰红的小猪和花朵。凯亚阿姨喜欢玫瑰红。爸爸的信封是本白色的,后面印着他的地址。先是私人地址,然后是单位的地址。

最近几天严斯-彼得的爸爸觉得比平时更难受。他流着鼻涕躺在床上。

他不去接电话。要是平时的话,他希望每个人都讲真话。而现在呢,他们大家都在为他撒谎。妈妈和严斯-彼得不得不在电话里说他不在家。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所以他的上司突然站在了他家门口,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找到他的这位工作人员。爸爸一直叫他“老

糊涂”。当妈妈打开门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她这是第一次看见他。“老”，无论如何他是不老。“糊涂”，她想象中的“糊涂”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站在她家门前的这个男人露着大牙冷笑着。他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的衬衫像他的牙齿那么白。他穿着一件皮夹克，袖子随便地挽着。一头浓密的短发，那胡子就像三天没刮过似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冒险家，根本不像是一个老糊涂。

当一个男人给妈妈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不仅仅她的目光变了，而且身体的姿势也会改变。她会突然身体变得直直的，把头发甩到后边去。她的声音也听上去不一样了。

“我可以跟您的先生谈谈吗？”“老糊涂”问。

“可以，哦，不行。是这样，哦，您进来吧。”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客厅，三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那里。那个身穿皮夹克的黑黝黝的冒险家，还有严斯-彼得的爸爸，他身上穿的那件睡衣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在他们中间，第三张扶手椅里坐着严斯-彼得的妈妈。她的脑袋像观看打乒乓球时那样来回飞速地转动

着。乒——乓。乒——乓。

没有人注意严斯-彼得。他站在扶手椅后边，一句话不说，憋得都快把舌头咬掉了。

广告公司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顾客——哈哈糖果公司。

那个不是老糊涂的“老糊涂”高举着与糖果公司的解约信，还有严斯-彼得的爸爸寄给哈哈糖果公司的求职信。

“‘您觉得受到了我们的欺骗和伤害。’”他看着那封信。他把最重要的句子忘了。这个句子下边画了线。“啊，是这样的：‘您不但不替我们的糖果做广告，反而说它的坏话。’”他喘了口气，“您想什么来着？”

严斯-彼得的爸爸耸了耸肩。他用一块纸巾擤了擤鼻涕，说：“不是我写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副无辜的表情，要是严斯-彼得说这句话也会是同样的表情。

所以严斯-彼得插嘴道：“他说得对。这不是他写的。”

“别出声，你这个白痴！”看不见的小人嘘了一声，

“说真话只能惹麻烦。他们在学校里没教过你吗？”

爸爸的上司挑着眉毛，责备地看着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看见妈妈一副吃惊的表情。她紧闭着嘴唇。这就表示她准备必要时为她的严斯-彼得辩护，也是对这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男人的抗议。

“那是谁呢？”爸爸的上司不怀好意地问道。

严斯-彼得的爸爸恳求地看着严斯-彼得，摇了摇头。

严斯-彼得的妈妈把严斯-彼得拉到自己身边，摸着严斯-彼得的头发。她说话的声音里含着一种完全理解的口气，结果让严斯-彼得火得要命。

“这个孩子啊，非常喜欢玩，他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这个看不见的小人有时还跟他说话呢。他特别善于幻想。”

“你是不是想说，我失去了百万订单是因为这个小坏蛋的缘故？”

现在爸爸的上司站在屋子的中间，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复仇之神。

“您被解雇了！您被解雇了！解雇了！而且为了生



意上的损失,我还要控告您!”

“但这是不公正的!这不是他干的!”严斯-彼得大声喊道。

有人按门铃。

严斯-彼得的妈妈去开门。又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前。年纪不是太轻,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他的身材又矮又胖,穿着一套非常不合身的西装。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糊涂蛋。但是他满面红光的样子又像一头杏仁巧克力做的猪。

他身上也带着一封求职信,看上去就像是一封勒索信似的。他想同X先生谈话。

他快步从严斯-彼得的妈妈身边走过,冲进客厅。到了客厅里,他又从严斯-彼得的爸爸身边朝他的上司看过去。

“你们当中谁是那个天才?”他问道。

大家全都不解地看着他。

“哦,是这样。谁给我寄了这么一封信,信里边写着关于我们自行车生产的实际情况?”

“我!”严斯-彼得大声地喊道。

他爸爸却使劲儿地摇着头。

“他撒谎。请您别相信他的话。”

“好的，那现在呢？不管是什么人，还从来没有有人以这么一种奇特的方式让我注意到我们的问题。我已经把我们生产科的科长给解雇了。”

“这也是必要的嘛。”

“那现在得做广告了。很明显，问题就看招什么人来了。”

爸爸的上司清了清嗓子。他突然出现中了六合彩似的神情。

“我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工作人员介绍给您吗？他是我的雇员。如果您能够成为我们的顾客，我们广告公司将因此感到高兴。”

“可正是您刚刚把我爸爸解雇了！”严斯-彼得大声地说。

“您就不能让您的宝贝闭上嘴！”上司咬着牙说。

“踹他一脚！”看不见的小人对严斯-彼得说。

那个矮胖子看着严斯-彼得生病的爸爸。那样子就好像他从来没见过一个比严斯-彼得的爸爸更了不起

的人了。

“如果您到我的公司来,我多给您一倍薪水!”

爸爸的上司发火了:“您不能把我最好的工作人员挖走!这是犯法的,犯法的!”

严斯-彼得正想说些什么,妈妈把他从屋里拉了出去。

她要求严斯-彼得从现在起闭上嘴。如果他一声不吭,直到那几个男人意见达成一致时,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辆新自行车作为奖赏。

严斯-彼得同意了。妈妈松了口气,把他推到他的房间里,然后关上门。

“怎么样,”看不见的小人笑着说,“我们干得漂亮吧。我当时就跟你说了:我们离真理不远了。拿报纸和胶水来。现在我们给你的老师写信,好让你最终能够得到更好一些的分数。”

严斯-彼得敲了敲脑门:“我又不傻。”

“你要是听我的话,”看不见的小人幸灾乐祸地说,“他们马上就会让你当校长了,他又变成了学生。我们要不要打赌?”

“不！”

“那你就跟我玩‘快快快’游戏？”

“好吧。”

“你真的一起玩？”

“那还用说,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开始。”



听话的孩子总是惹人生气

放假前那段时间总是有人吹牛皮。格特是吹牛大王。他自称要跟他爸爸去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潜水班。就凭这一点很多人嫉妒他。但是还有最妙的:格特说,那个岛上所有的女人光着上身走来走去。所以格特曾经希望圣诞节时能得到一架照相机,过生日时得到一个望远镜。两样东西现在他全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且体育课上他甚至是全班最好的学生。

严斯-彼得听着,他问自己,为什么格特总能成为中心人物呢,大家全都围着他,惊异不止。尤莉亚也不

例外。这个长着湖蓝色的眼睛，火红色头发的美丽的尤莉亚。她来回地咬着下嘴唇，深思着。

严斯-彼得的那个看不见的伙伴非常嫉妒格特。他也希望跟严斯-彼得一起到那个岛上去，不再去黑森林了。另外，他觉得，反正所有的妇女都应该是光着上身的。

幸好严斯-彼得没把看不见的小人的话说出来，因为这样一来尤莉亚可能就不欢迎他了。尤莉亚真的对



格特生气了。她特别生气的是，现在竟有这么多的男孩子想到岛上去。

尤莉亚设法阻止这种情况。她撒了个谎。“我跟我父母去巴黎欧洲迪斯尼乐园。因为我觉得躺在沙滩上太没劲了，真无聊。自从我两岁大不再吃奶而开始吃硬的食物以来，我就觉得妇女的胸脯对我来说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她的话在严斯-彼得的脑袋里转来转去。巴黎欧洲迪斯尼乐园，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够吸引人的了。欧洲迪斯尼乐园。巴黎。他闭上眼睛，看见尤莉亚坐在“激流勇进”上，高兴地大声喊着。她后边坐着的是他！严斯-彼得！

看不见的小人立刻插话说：“这可太没劲了。你和那个傻丫头在欧洲迪斯尼乐园，那我怎么办呢？你只顾着关心她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尤莉亚，我可以给你买根雪糕吗？尤莉亚，要不要我给你背包？尤莉亚！尤莉亚！尤莉亚！我们还是跟格特一起到那个岛上去吧。”

严斯-彼得甚至连准备课间休息吃的面包都没顾得咬上一口。

这时铃声已经响了。是莫斯欣老师的德语课。严斯-彼得最喜欢的老师给学生发还课堂作业。严斯-彼得听写出了二十个错。他又得了个不及格,真遗憾。看不见的小人一直唠叨个不停。他一定要跟格特到岛上去,决不跟尤莉亚去欧洲迪斯尼乐园。也就是不再跟着尤莉亚的那个看不见的小人后边了。因为她觉得他的声音听着让人心烦。但是声音对于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却非常重要。如果让他闭上嘴,那他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严斯-彼得对看不见的小人根本不感兴趣。严斯-彼得在制订计划,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他也要去欧洲迪斯尼乐园,并在那里与尤莉亚会面。为了能待在她身边,在大沙漠里度假他也愿意。严斯-彼得看到他能待在尤莉亚身边的机会正在增加。

严斯-彼得必须让父母在听写上签字。回家的路上,看不见的小人建议严斯-彼得最好伪造一个签名。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事情来麻烦你的父母呢?这只会让他们伤心的。最好是我们自己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你不要把这个恶心的听写给他们看,而是问问他们,你是否可以跟格特一起去度假。”

严斯-彼得摇摇头：“你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他们反正是不会同意的。”

“哈！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听我的没错。他们反正是更愿意不带着你去度假。”

“肯定不是这样的！”严斯-彼得抗议道，“他们愿意带着我！”

看不见的小人笑他怎么会这样傻。“我偷听过他们的谈话。你爸爸不想在度假村里过那种专为孩子们准备的休假。他恨那些小马村。他宁愿让人拔掉一颗牙，也不再带你和你妈妈去黑森林里那个农庄了。”

“你撒谎！”严斯-彼得大声喊起来。

看不见的小人反击说：“谁大喊大叫，谁没理。你要是不跟他们一起去，他们会高兴地亲你几口！”

严斯-彼得倔强地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他紧闭着双唇，一句话也不想说。

而看不见的小人却说得更多了：“我知道，现在你害怕单独一个人待在家里。我答应你，我陪着你。我不跟你爸爸去玩高尔夫球。”

尤莉亚跟在严斯-彼得后边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她

很想鼓励他几句。假如他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就要留级的。她觉得这样不好,因为他是班级里最可爱的男孩。她可以在数学上帮他一把,甚至还可以帮助他提高语文成绩。她愿意帮助他。

然而,当她从后边跟他说话时,他甚至连头都没回。他只是大声说了一句:“别打搅我!”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家去。

尤莉亚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受到了伤害。她了解这种情况。有时候严斯-彼得听见说话的声音,人们以为他在和什么人说话。但是根本不对。他只是在跟他那个看不见的小人吵架。蒂姆和格特宣称,严斯-彼得马上就要进精神病院了。可尤莉亚认为,恰恰是格特自己该进去。

严斯-彼得到家时妈妈正在打开一份成绩报告单。真是让人灰心丧气。严斯-彼得的数学、语文和音乐不是刚及格就是不及格。他是否能升级已经成问题了。

*“你就说,你的负担过重了。你前一段毕竟没有时间学习,因为我们必须先给你爸爸找到一份工作,”*看不见的小人给严斯-彼得出主意,*“现在你所需要的就*



是放松几天。”

然而在妈妈的脸上严斯-彼得看到的是：这不是正当的理由。看不见的小人说什么，严斯-彼得就完全照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严斯-彼得没按照看不见的小人说的话去说，而是这么说的：“对不起，妈妈。我会改好的。我知道，我干了一件傻事。”

妈妈吃惊地看着她的儿子。他说话的声音听上去这么理智。她几乎不能相信。

只有看不见的小人埋怨地说：“错啦，你这个白痴！你应该骂那个老师！把错全推到别人身上。然后你们俩就可以一起朝着那些讨厌的老师发火了。现在她只生你的气。”

但是看不见的小人又错了。严斯-彼得的妈妈很感动，因为她儿子承认了他的不是。她建议，从现在起她来帮助他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

“果不其然吧！”看不见的小人抱怨道，“大头儿在后面呢。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的。”

“妈妈，”严斯-彼得骄傲地挺着胸脯说，“我自己也能完成。”

这句话给严斯-彼得的妈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爸爸回家了。他看上去累得要命。办公室里的空调坏了。那个空调嗡嗡地响，声音就像飞机起飞时那么大。

为了能安静地工作，给他的新上司留下一个好印象，他把要处理的文件带了回来。

严斯-彼得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想做练习。

他们两个人刚刚单独待在房间里，看不见的小人就笑了：“你这招儿可真高。我根本没想到你会有这一手。她真的上套了。”

“这不是什么招儿。我现在真要做学校的作业了。”

“要不要我去请个医生来，你觉得不舒服吗？”

“不舒服。我不想蹲班。”

“为什么呢？所有聪明的学生全都至少蹲一次班。只有那些傻瓜才尽快地一年一年往上升级呢。”

“你胡说八道。”

“你这个看得见的人，听我的话吧。在学校里你一年差不多有三个月的假期。看看你爸爸。如果一年有一个月的休假，他就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你从学校里毕业得越早，变成像你爸爸那样的奴隶就越快。”

严斯-彼得打开窗户，然后开始大声唱：

五月来临了，

树木发芽了，

.....

然而看不见的小人会唱一首更好听的歌：

母羊的角母鸡的屎，
我的邻居他怪脾气；
我刚刚开始做游戏，
你就喊警察来救急。

.....

妈妈打开门。“这儿出什么事了？我想，你是在做学校布置的练习吧。”

“我是在做练习呢。我肯定能把音乐课的5分抹掉（在德国学校里1分最好，5分最差）。我只要再定期去参加合唱就行了。另外，我要是给莫斯欣老师唱一首歌，也许他就会考虑考虑的。”

“你要是把乘法口诀表背下来，那会怎么样呢？因为问题就出在这儿。”

“妈妈，会背那个乘法口诀表的人也不见得音乐课就会因此而得到比1分更好的成绩呀。”

妈妈悄悄地说：“你能不能小点儿声。你爸爸心情不好。”

说着，妈妈就出去了。

“你看是不是！听话好好学习的孩子总是惹人生气。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了不说，然后还得挨骂。”

严斯-彼得点点头：“是这样。你说得有道理。我们还是看电视吧。”

严斯-彼得打开电视机，然后坐在床上。他来回地调着电视频道。一频道是一部爱情片。二频道是一部悲伤的爱情片。还有一个频道播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一个频道正在播放一部爱情喜剧片。每一个镜头都让严斯-彼得想起尤莉亚。

看不见的小人想看动作片。严斯-彼得把电视机关上了。

画面刚刚消失，爸爸就站在了门框下边。没有，他没有因为严斯-彼得没收拾房间而发牢骚。他看上去很严肃，皱着眉头，手里拿着那份成绩报告单。

他说：“妈妈把你的打算告诉我了。你想鼓起勇气，你会好好学习的。”

严斯-彼得点点头。

爸爸继续说：“我很高兴。你就是有这么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像我。”

现在爸爸几乎是非常庄重地说：“亲爱的严斯-彼得，你的父母做出决定，你可以提出你的愿望。”

严斯-彼得跳起来。“不惩罚？不生气？可以提出我的愿望？”

爸爸举起食指提醒道：“是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升级的话。”

“我……那么……噢……我知道了……我希望……我想去巴黎。”

爸爸高兴地笑了。“那好啊。巴黎值得一去。巴黎是艺术的首都。罗浮宫。那些大画廊……”他自己已经沉醉在其中了，“太好了，你对艺术这么感兴趣。我们可以去看看本世纪伟大的艺术作品。蒙娜丽莎……”

“你就往下说吧，你这个笨蛋。这么一来，我们本来可以好好享受享受的业余时间就全都给学校了，我们的假期也就光看博物馆里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破玩意儿了。我宁愿跟格特……”

“爸爸,我不想去罗浮宫。”

爸爸停了下来:“不想去?”

“不想去。”

“那你想去什么地方呢?”

“去欧洲迪斯尼乐园。”

爸爸咽了口唾沫。他的面部表情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是的,但是……”

“爸爸,我会特别努力学习的。肯定。”

严斯-彼得非常熟悉爸爸的脸色。他现在的样子就表示,这对他来说花费太高了。所以严斯-彼得赶快说:“这太困难了。我有三门课挺悬乎,语文、数学和音乐。”

爸爸来回地摇着头。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看不见的小人悄悄地说:“如果你的艺术课和地理课也是5分,可能更好一些。任务越重,报酬越高。”

“本来我们想去黑森林三个星期。去欧洲迪斯尼乐园花费太高了。”

“爸爸!三天欧洲迪斯尼乐园比三个星期黑森林好玩多了!”

看不见的小人插话说：“格特去旅行花多少钱？可能不会这么贵。人们甚至还可以省去衣裳钱，妇女不用比基尼，只……”

“住嘴！”

爸爸生气地看了他一眼。“怎么能跟爸爸这么说话！”

“我也没这么说呀！我是想管住我这张没有把门的嘴。我认为，你付出了很多。为了我们能一起去度假，你努力地工作，因此我没有理由抱怨来抱怨去。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哇，你可真聪明。”小人惊叹地说，“现在你把你爸爸都给套住了。”

他说得有道理。严斯-彼得的爸爸正盼着人家认可他。他突然觉得他应该表现得慷慨大方一些。

他答应儿子去欧洲迪斯尼乐园。“只要你真的能升级，你想去哪儿都行。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需要辅导，我愿意给你出钱。”

严斯-彼得拥抱着爸爸。“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你这样，爸爸！”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也要变痴呆？吝啬？脂

肪过多？或者只不过就是结过婚？”

爸爸几乎是含着眼泪离开了他儿子的房间，他非常感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又一次转过身。他举着大拇指保证说：“没一个5分，然后我们就去欧洲迪斯尼乐园。”

“不骗你！有一个5分还可以升级。一个你尽管可以放心得。”

严斯-彼得朝他爸爸挤挤眼。“我肯定能办到，爸爸。”

严斯-彼得把所有的书全都扔到床铺上。他该先开始复习什么呢？数学？语文？

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敬佩：“啊。现在我明白了！我差点儿上了你的当。原来你是想骗你爸爸，这个爱胡思乱想



的老家伙，让他给你出辅导的钱。然后我们拿上这个钱偷偷地去欧洲迪斯尼乐园。”

“不是。”

“怎么，不是？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要学习。我要努力学习，学得直到像其他人一样好。”

看不见的小人很震惊。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精神失常的。但是这么突然就……”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严斯-彼得一直在背诵乘法口诀表。因为这对他说来说是最难记住的。好吧。他知道，1乘7等于7。10乘7等于70。可是，4乘7等于几？或者8乘7等于几？甚至7乘7到底等于几？要记住这些，不可能！

严斯-彼得认为，尤莉亚答应帮助他实在太好了。但是他更希望的是，对她来说他是一位英雄，一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不是需要别人教他学习的人。

他背诵第七列乘法口诀。一边背一边想，如果他能够教她学习，那将是什么样子。

严斯-彼得闭上眼睛。他看见自己是全校最好的学

生,所有科目都是得1分。尤莉亚号啕大哭着坐在台阶上。她害怕数学测验。他一只胳膊搂着尤莉亚,慷慨大方地向她许诺:“你可以相信我,尤莉亚。我会帮助你的。”后来她坐在教室里,绝望地来回啃着她的钢笔,还朝他投去无助的目光。他,严斯-彼得,数学天才,他知道怎么做。他把一张字条塞给她,上边写着所有的答案——而且是正确的答案,这还用说。她感激地拿起“救生圈”。她翘了翘嘴唇,做了一个吻的动作。尽管这一切只是严斯-彼得脑子里想出来的,然而那个吻却在他的额头上火辣辣的。

*“只有给牛屁股上烫火印时,牛才有这么相似的感觉,”*看不见的小人笑着说,*“人们都能听见啞啞的声音!”*

看不见的小人的话打断了严斯-彼得的沉思。看不见的小人对严斯-彼得脑袋瓜里想的东西了解得一清二楚。什么也瞒不了他。

“你的梦想确实不错。它们给你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什么路?”

“作弊呀。你就剩下这一个机会了。我教给你怎么

做。作弊我可是行家。没有人能做得像我这么好了。你猜猜看,当你还在那儿拼命地背7乘7等于几的时候,我做什么来着?我在你的数学老师那里。对于我来讲这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因为我是看不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下次数学测验出什么题。书上47页到59页。”

严斯-彼得一页一页地翻着。8的乘法口诀和9的乘法口诀。“真倒霉。现在我正好能背到7的乘法口诀。怎么就考不着它呢?”

“因为数学老师基本上都是傻瓜。在我们看不见的小人这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那你们怎么计算呢?”

“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计算!我们也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所以现在我来提问,你背口诀。”

“好吧。开始。”

12点刚过,严斯-彼得趴在他的数学书上睡着了。现在他会背7的乘法口诀、8的乘法口诀和9的乘法口诀了。

妈妈看见严斯-彼得的房门下边透出亮光。她猜想,严斯-彼得在偷偷地看晚间电影。后来她又为自己

的这个猜测感到羞愧。她亲爱的儿子正趴在数学书上用鼻子打呼噜呢。趴在第51页上。妈妈充满爱心地给严斯-彼得盖上毯子，把书从他脑袋底下拿开。严斯-彼得继续睡他的觉。

快到4点的时候看不见的小人叫醒了严斯-彼得。“嘘！嘿，小傻瓜。还是叫你笨蛋更好？哎，不对，倒霉蛋也许更合适。”

“你叫我干吗？让我睡觉。”

“这不行。如果你死了，就可以睡觉了。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我又去了你的数学老师那里。他有了另外的打算。不是考47页到59页了，而是59页到69页。”

现在严斯-彼得完全清醒了。他真想抓住看不见的小人，使劲儿地摇晃他。

“什——么？为什么呀？你说的可是47页到59页！”

“我是说过。但是他现在变了。”

“那为什么变啊？”

“我不是说过数学老师是白痴吗？基本上是。全世界到处都是。”

严斯-彼得睡眼惺忪地寻找着他的数学书。他打开



59页到69页。这几页上要练习的是5和6的乘法口诀。他揉揉眼睛,然后开始背了。

看不见的小人给大多数口诀编了一套臭词儿。这样严斯-彼得能记得更牢一些。

六六三十六，严斯-彼得他学习没个够，
六五得三十，四脚朝天是昏脑又昏头。
六四二十四，忙得他两只鞋呛鼻子臭，
六三一十八，就差光着屁股满世界走。

刚烤出来的面包的香气和薄荷茶的味道让很疲劳的严斯-彼得明白了，已经一夜过去了。

他小心翼翼地朝学校走去。他看上去像是生病了，精神很糟糕。反正看不见的小人认为，只要上学就会让人生病的。

严斯-彼得毫不费力就通过了数学测验。而且他比其他人全都完成得早。他还利用最后五分钟打了个盹儿。



歌儿唱得像迈克·杰克逊

严斯-彼得站在家里炉灶旁边，自己在那儿煎荷包蛋。煎荷包蛋他会。妈妈教过他。每当她晚上在凯亚阿姨家里时，严斯-彼得都给自己煎一个荷包蛋。虽然人们在荷包蛋里看不见荷包，但人们就是这么叫它。主要是它特别好吃。

今天妈妈没去凯亚阿姨家。她只是没有兴趣做饭。她觉得不是太舒服。她要洗个澡。水里化了一些黄色的小球球，很快就散发出一种非常适宜的香气。这种香气可以镇静人的神经，消除疲劳。妈妈今天正需要这样。

她为她的长大了的儿子感到骄傲。他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严斯-彼得的成绩单上数学不会得5分了。可是音乐和语文还有问题。

严斯-彼得最近半年参加了四次合唱,上了六次乐器课。每缺席一次他都得一条红杠儿。超过五条红杠儿的人就不及格。严斯-彼得得了十条红杠儿。

“要是我歌儿唱得好的话,可是……”严斯-彼得绝望了。他甚至想学五线谱,以便给莫斯欣老师一个好印象。

然而看不见的小人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干脆跪在地上,请求他原谅。”

“这我可不干,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要笑话我了。你能想象出格特会怎么样吗,如果我……”严斯-彼得挥挥手,不同意,“他会笑死的。”

“他不一定看得见。”

“看不见?”

“对,看不见。莫斯欣老师就要50岁了,你相信他会请格特参加他的生日会吗?”

严斯-彼得摇摇头：“肯定不会。”

“你看，是吧。这是你登台表演最好的机会。”

“让我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给他唱小夜曲？去他的吧！”

荷包蛋已经鼓起来了。四边上颜色变深了。荷包蛋在平底锅里煎得滋滋地响。严斯-彼得本来马上就可以吃这个荷包蛋了。但是他忘了吃。他甚至都忘了他的胃在咕噜咕噜响。看不见的小人给他提的建议让他差点儿背过气去。

“你还记得，你爸爸去年过生日时从朋友那儿得到了什么吗，结果让你妈妈这么不高兴？”

“你是说那个脱衣舞女？”

“正是。”

严斯-彼得用手指敲敲脑门，示意看不见的小人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你大概是让我在莫斯欣老师的生日聚会上跳肚皮舞，然后再跳脱衣舞吧？”

“不是。但是你要从那个巨大的蛋糕里走出来，然后唱一首歌。这会让莫斯欣老师高兴的。”

严斯-彼得的鼻子闻到了一股糊焦味儿。但是他的

脑子就像锈住了一样，根本没有理解鼻子递过来的信息。荷包蛋尽兴地在平底锅里滋滋地响着。

“9A班的男同学都已经把钱收集齐了。他们在蛋糕里放了一个脱衣舞女送给莫斯欣老师。”

“那他同样会生气的，跟我爸爸一样。”

“不会的，如果你从蛋糕里走出来，再唱一首歌。我们就像音乐电视那么做。反正音乐电视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电视节目。声音来自录音带，再来一个白痴在那儿扭啊扭的。”

“我就是那个白痴？”

“是啊。就是你。”

现在平底锅里冒起了黑烟。烟从窗户里钻了出去。从外边看上去就好像厨房里着火了似的。

严斯-彼得赶忙从炉灶上拿开平底锅。他站在一团烟雾之中。

“水！拿水灭火！”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地喊着，“快去浴室，别等整座房子都着起来！”

严斯-彼得拿着平底锅飞快地穿过房子，奔向洗澡间。

幸好浴缸里全是水。严斯-彼得将平底锅高高地抛进了浴缸。随着啪——啞的声音，平底锅就沉进了散发着香气的泡沫里。只有那个煎糊了的荷包蛋离开了平底锅，浮了上来。它就好像一只怪物的眼睛从白色的云团里向外张望。

严斯-彼得深深地吸了口气。火灭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妈妈来到了浴缸前。她把头发夹得高高的，身穿一件浴衣，光着两只脚。她手里拿着一杯水。里边有一片治头疼的泡腾片在冒着泡。

“你现在不能进浴缸，严斯-彼得，”她说，“里边是我放的水。听话。现在让我单独待一会儿。我需要安静一下，放松放松。”

“是的，妈妈。你应该这么做。但是……”

“不要但是但是的，严斯-彼得！最好是去看看你的荷包蛋。家里已经全是糊焦味儿了。”

“我们走吧，”看不见的小人建议道，“瞧她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该再刺激她了。”

严斯-彼得知道，看不见的小人说得有道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



“妈妈。据说这个泡沫浴对皮肤绝对有害。皮肤会因此起皱纹,变得干燥。我很愿意给你来一个油浴。怎么样?我们可不希望洗完澡以后你看上去就像……”

严斯-彼得来回地咬着下嘴唇。他在寻找一个再丑不过的人。

“就像凯亚阿姨那样,那个笨猪!”看不见的小人朝他喊道。

严斯-彼得非常感谢他的帮助,他大声地说:“否则你看上去就像凯亚阿姨,那个笨猪!”

“现在够了!”妈妈打断了他的话。她在严斯-彼得身后关上门。

严斯-彼得想了想。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呢?

“给脱衣舞女打电话。别忘了,这关系到你的音乐课成绩。”

严斯-彼得听见妈妈进了浴缸。

“我害怕,”他说,“倒不如说关系到我的生命。”

妈妈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就好像她遭到了鲨鱼的攻击。其实只是一个荷包蛋。

“快打开门,我们必须帮助她!”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吼道。

妈妈已经把门打开了。她飞快地穿过过道跑进卧室,全身滴着水。她咣咣地关上了所有的门。“浴缸里有什么东西!我碰到它了。它还瞧了我一眼!”

“你只是有点儿神经过敏,妈妈。我去看看。”

“去吧!现在正需要胆大的人!”

严斯-彼得放掉浴缸里的水,扔掉了那个已经烧焦的荷包蛋,还把平底锅彻底刷干净。然后他给妈妈煮了一杯茶。煮茶的同时他还擦去了溅在灶台上的油渍。

“她以为浴缸里有鬼呢。你告诉她说,你认识这个鬼。这是一只独眼浴缸怪。告诉她,这个鬼是不伤人的。这可能会使她安静下来。”

“不,我不跟她说。”

“你还是宁愿说实话挨一个耳光?”

严斯-彼得拿着茶杯走进了卧室。屋里很黑。他没开灯。他礼貌地站在门口,说:“一切都好,妈妈。我把浴缸里的水放掉了。里边没有东西了。”

“我的神经,”妈妈叹息着说,“可我的神经全完

蛋了。”

严斯-彼得把茶杯递给她。她道了谢后把茶喝了。然后严斯-彼得轻声地说：“我待会儿给你再放一缸水，妈妈，加一杯牛奶和油。这对你的皮肤来说要比那个冒泡的东西好多了。”

妈妈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好儿子。

他告辞了。他还想学功课。

“我能升级，妈妈，”他保证说，“然后我们就去欧洲迪斯尼乐园。”

“好的。”她叹了口气，然后又躺到枕头上。



严斯-彼得藏在蛋糕里

人们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礼貌地？放肆地？人们可以这么说这样的话吗？严斯-彼得站在门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这座大楼的第五层上，就在电梯旁边，住着她——苏茜·米勒。

这是看不见的小人的重要时刻。每当严斯-彼得不知道下边该怎么办，感到难为情或者有什么事让他感到非常尴尬时，他就需要看不见的小人。

看不见的小人建议说：“你这个看得见的，干脆闭上嘴。让我说吧，就像当初在埃及那样。这样做不也帮

了我们的忙嘛。”

严斯-彼得同意不说话。

然而后来苏茜·米勒根本没来开门，来的是施特凡·米勒。他两岁，屁股上兜着尿布，尿布里满满当当的，散发出菠菜、胡萝卜，还有香蕉的味道。唉，他消化不良。他叼着一个棒棒糖。棒棒糖散发着覆盆子的味



道,还把小家伙的嘴染得鲜红鲜红的。

“别噁了,小东西。叼着你那棒棒糖快跑吧,我想找脱衣舞女苏茜。你肯定不认识她,这个小爬虫子。我肯定是走错了门。”

施特凡大声吼叫起来:“妈——”

厨房里传出回答声:“我现在离不开,施特凡。我正在熨衣服呢。进来吧,梅拉妮。你还是来了,这太好了。我的时间紧急。”

严斯-彼得从施特凡身边走进厨房。门厅里放着一捆报纸,比严斯-彼得还高。家具上到处堆的都是书。一些书里还夹着纸条。其他的书翻开着。

厨房里,熨衣板前站着一个人。她旁边有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刚洗过晾干了的衣服。桌子上有一个儿童茶饮料小瓶,小瓶的旁边放着一小堆已经熨好的衣服。

苏茜·米勒看上去跟严斯-彼得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没有闪闪发亮的头巾,也没有飘逸的红头发。她穿着一件已经磨损了的套头毛衣,一条已经洗得发了白的旧牛仔裤,梳着一头黑色的短发。她看上去也不

是那种愉快的样子,而是忙忙乱乱的。

“你是谁呀?”她问道。她看见来的是严斯-彼得,心里并不高兴。“我……我本来等的是施特凡的小保姆,梅拉妮。因为我急着要去大学。那些洗过的内衣要熨,梅拉妮又让我白等了。”

看不见的小人代表严斯-彼得说:“您以为我是梅拉妮,那个小保姆,而我也以为您是苏茜,那个脱衣舞女呢。有意思吧?”

她放下冒着蒸汽的熨斗。熨斗啾啾地响着,就像龙嘴吐火之前先往外喷气时那样。

“我不是脱衣舞女。我是艺术家。我作为小丑出现在儿童生日的聚会上。我去过你那儿?”

严斯-彼得把话吞了下去。他听见看不见的小人在说话:“您没去过我那儿,而是我爸爸过生日时您来过。您从蛋糕里爬了出来,然后……”

她迅速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表演了一个肚皮舞。我也唱民歌,演魔术。通过这样的演出我养活施特凡和我自己。我在大学学医。”

施特凡点着头,但是他什么也不懂。

严斯-彼得全都明白了,但是他傻呆呆地看着的样子,让苏茜又解释了一遍:“将来我要当医生。好了,现在该说说你了。你想干什么?”

严斯-彼得设法自己说话:“我,哦,是这样,是的……我不想伤害您。我……哦……那时候,当您从蛋糕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她受不了了。‘脱衣舞女’是她说的,不是我说的。”

然后看不见的小人接过话茬儿:“您必须帮助我。否则我的音乐课就要得5分了。那样一来,我的父母就不带我去欧洲迪斯尼乐园了。我太想去了!因为我的女朋友尤莉亚也去那儿。”

苏茜问道:“你想让我给你做课外辅导?”

施特凡用牙“咔嚓咔嚓”地嚼着棒棒糖。

严斯-彼得摇摇头:“不是。我想在莫斯欣老师生日那天替您从蛋糕里爬出来,并给他唱一首歌。也许他以后会给我的音乐课打个4分。”

她笑了。她觉得他很可爱。

“你需要我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照看施特凡,熨我的衣服。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你就

可以爬到蛋糕里去。行吗？”

严斯-彼得想大声喊不行。但是看不见的小人说行。

苏茜迅速抓起几本书,亲了亲施特凡,然后就走出去了。“咱们说好了,就这么办。6点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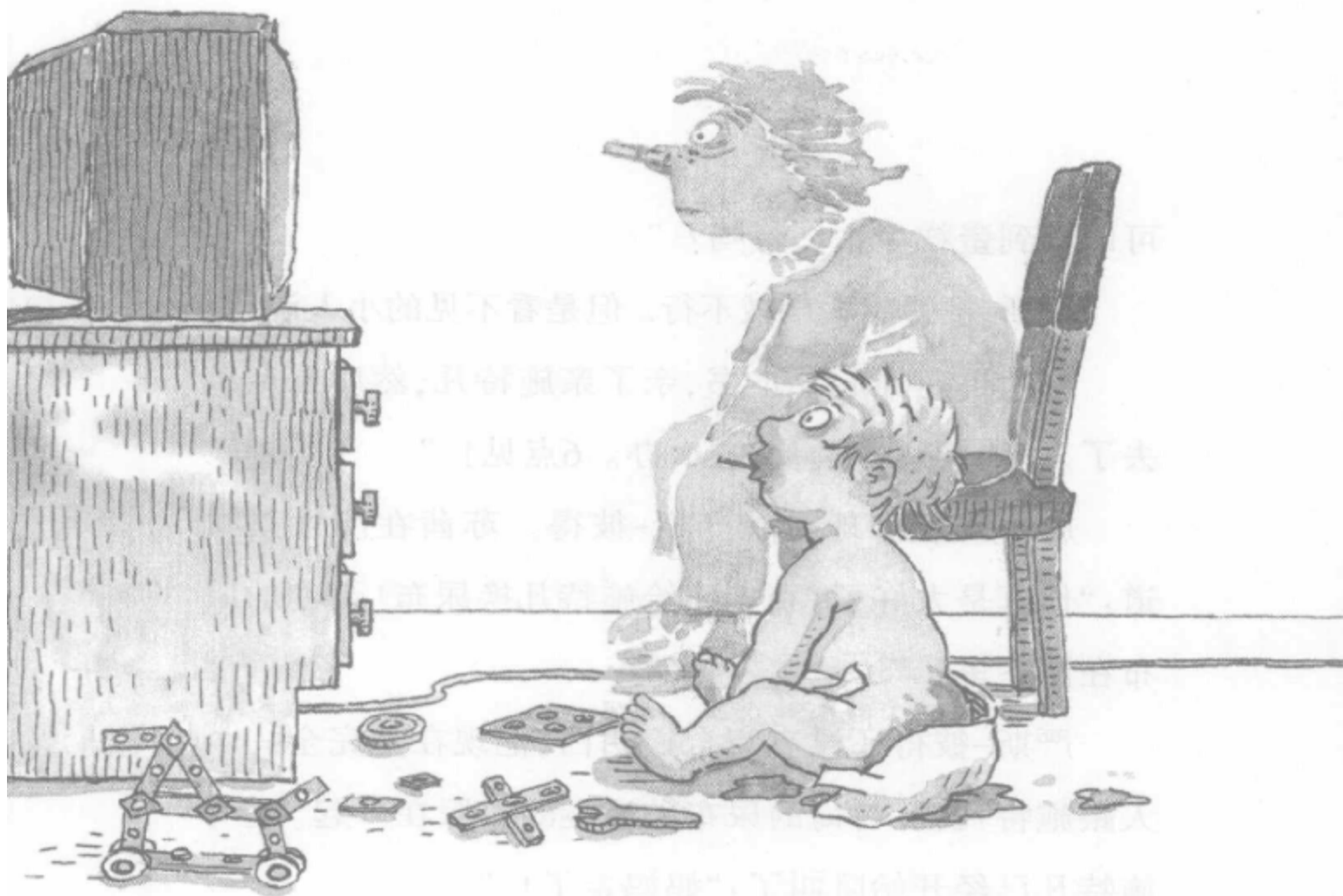
施特凡愤怒地看着严斯-彼得。苏茜在门厅里喊道:“你真是太好了!别忘记给施特凡换尿布!干净的尿布在浴室里!”

严斯-彼得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他现在是完全一个人跟施特凡、沉甸甸的尿布和该熨的衣服在一起。这时施特凡已经开始吼叫了:“妈妈走了!”

严斯-彼得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勇敢地走进浴室。他给施特凡拿来一块干净的尿布,给自己拿了一个衣服夹子。他用衣服夹子夹住了鼻子。

但是施特凡不愿意换尿布。他从严斯-彼得身边跑开了。严斯-彼得跑得比施特凡快。然而施特凡对屋里的环境比严斯-彼得熟悉得多。他藏到一个玩具熊背后。严斯-彼得一脚踩到了一辆警车上,滑倒了。

不换就不换吧,严斯-彼得心里想。反正我的裤子里没屎又没尿,屎尿在你的屁股上。



严斯-彼得勇敢地拿起了熨斗，熨T恤衫。他很轻松地就熨好了。

那些镶着花边的地方就困难多了。一件镶着五颜六色小珠子的内衣尤其难熨。

当衣筐空了的时候，严斯-彼得再次设法将施特凡抓住。他想在苏茜回来之前把尿布换掉。当施特凡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尿布自己从他的腿上掉了下来。褐色小水点飞溅在房间里，到处都是。施特凡觉得很有意思。严斯-彼得一把抓住了尿布，把它从施特凡手里抢



了过来。

施特凡吐了一口唾沫：“玩游戏？”“不。我不想跟你玩游戏。我现在要把你的屁股洗干净，然后给你换上一块新尿布。”

“不玩游戏？”

“不玩！”

严斯-彼得把施特凡放到淋浴喷头底下，给他冲澡。小家伙洗得很开心：“还是玩游戏了！”严斯-彼得现在可以把衣服夹子从鼻子上拿下来了。

当苏茜回来的时候，她看见衣服熨得整整齐齐的。然而房间里溅得到处都是褐色的点子，还散发着一股菠菜、胡萝卜和香蕉的味道。

苏茜已经习惯这种恼人的事了。她说：“没关系，这间小屋反正得好好打扫了。”

严斯-彼得非常奇怪地看着苏茜。这个女人是个外星人？她不指责他，她也不抱怨这么多活儿。

严斯-彼得把她跟凯亚阿姨和自己的妈妈进行了比较。严斯-彼得很爱妈妈。但是跟苏茜·米勒比起来，她就稍逊一筹了。但是妈妈比凯亚阿姨好，那是没得说的。

苏茜·米勒向严斯-彼得道了谢。他答应将来常常来照顾施特凡。他不知道这是他自己说的，还是看不见的小人替他说的。一方面他觉得很幸运，因为她高兴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后悔。他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他真的愿意再来照看这个小怪物？

“你看上去像一条第一次看见汽车的金鱼。”

“是的，我也是这种感觉。您不生我的气吗？”

她笑了。“看你说的。现在该说我们事先的约定了。你到这个蛋糕里去吧。我们全都试一下。”



重要的日子

沃尔克只有一次聚会时来得太晚了。最好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油煎肉饼没有了。沙拉盘也空了。盘子里就剩下几个夹着黄瓜和洋葱的鲑鱼卷和腌黄瓜。

自从那以后，沃尔克总是宁愿来得早一些。比如今天来参加莫斯欣老师的50岁生日聚会，他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因此他还可以帮助收拾房间。

本来已经全都收拾好了，可是后来莫斯欣老师的妈妈来了。她希望跟他一起度过这个重要的日子。她叫克拉拉，今年79岁。她想让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而又

得体。她认为,不能为了跳舞的地方更多而把客厅全搬空了。

“那人们会以为你没有家具呢。”

于是沃尔克和莫斯欣老师又把桌子和椅子全搬了回来。克拉拉打算今天对她儿子讲几句话,让大家知道知道,他从前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调皮鬼。

先到的是朋友们、亲戚和女同事卡茨老师。然后来的是男声合唱队,莫斯欣老师是合唱队的领导。紧接着来的是学校合唱队,尤莉亚也在这个合唱队里。尤莉亚,真是迷人的姑娘。尤莉亚假期里要跟她的爸爸妈妈去欧洲迪斯尼乐园。

这两个合唱队已经站好了队。学生在前,男人们在他们后边。足足五十个人。他们想一起为莫斯欣老师唱两首歌:《五月来临》和《祝你生日快乐》。

克拉拉已经盼着他们开始唱了。她很喜欢合唱。为了让她高兴,莫斯欣当了音乐老师。

这时一个大蛋糕被抬进了房间里。

沃尔克设法靠近莫斯欣老师。他小声地说:“我知道,我亲身经历过,马上就会从蛋糕里爬出来一个脱衣

舞女。”

莫斯欣老师顿时脸色煞白。他朝他妈妈看过去。她是一个虔诚的女人，她会心肌梗塞的。

合唱队里几个9A班的男生已经在嘀嘀咕咕地偷偷笑了。莫斯欣老师料到了：这场乱子他是无法阻止的。他闭上了眼睛。

蛋糕打开了。

从里边跳出来的是：严斯-彼得。他伸开双臂，想唱歌。然而在场的人让他哑口无言。他们瞪着大眼，呆呆地望着他。那嘴唇就像红面条一样挂在脸上。尤莉亚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开始吧，开始唱吧！”看不见的小人说。

可严斯-彼得开始不了。他发不出音来。

9A班的班长给了严斯-彼得一个明显的信号。他威胁要揍他。

“脱衣裳！”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

看不见的小人始终保持着平静。“好吧，你这个没用的！让我来。反正小夜曲你是唱不出来了。”

严斯-彼得朝着蛋糕弯下身。他真想再爬到里边



去,变成看不见的。而那个看不见的小人替严斯-彼得扯开嗓子大声唱了起来。

莫斯欣啊人人爱,
哎呀哎呀依哎呀。
大家都信任他,
无论聪明或傻瓜。

严斯-彼得还像迈克·杰克逊那样跳着舞。他把双臂伸向空中,跪下,像个拳击手那样又蹦又跳地转着圈。

尤莉亚激动极了。她用脚随着节拍来回地晃动。但是严斯-彼得没看见。他正紧闭着双眼。

莫斯欣啊人人爱,
全班人马齐出来。
只因他是好老师,
今天给他跳摇摆。
哎呀哎呀依哎呀,
莫斯欣啊人人爱!

当严斯-彼得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眼前两支正在鼓掌的合唱队和正在跳舞的尤莉亚。只有9A班的男生拉长着脸。

严斯-彼得的登台表演使莫斯欣老师的妈妈十分感动。她鼓掌的声音最大,甚至还大声地高喊:“好极了!”她问她的儿子:“你不想谢谢你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吗?给他一个荣誉席吧。”

看不见的小人甚至又替严斯-彼得说了几句话:“我不是最优秀的学生。我可能要蹲班了。我……”

克拉拉严肃地看着她的儿子。莫斯欣老师一下子就瘪了。“这大概是个玩笑吧?”她问道。

莫斯欣老师来回地咬着下嘴唇,眼睛看着他的脚尖。他摇摇头,小声地说:“非常遗憾,这是真的。”

克拉拉举着食指,暗示莫斯欣老师跟着她。他跟在她后边进了厨房。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需要别人支持的人。

“后边跟着!”看不见的小人命令道。

就像莫斯欣老师听他妈妈的吩咐一样,严斯-彼得

也突然服从他的命令，跟在后边进去了。看不见的小人很高兴。他正是这样设想他跟严斯-彼得的生活。严斯-彼得是他的奴隶，一个想让他怎么跳就怎么跳的玩偶。

在厨房里，克拉拉严肃认真地劝说她的儿子：“这可不是我对你的期望。你从前也是这么一个很有才华的孩子。你的才能没有受到你的老师们的认可。只有我知道，一个小天才正在你身上成长。我鼓励你……”

看不见的小人插进来说，声音里透着一种几乎是低三下四的和蔼可亲。严斯-彼得根本没见过他的这种样子。

严斯-彼得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您也认为我是一个小天才吗，莫斯欣太太？”

克拉拉朝严斯-彼得弯下腰。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香水的芬芳，凯亚阿姨也用这种香水。只不过严斯-彼得觉得在克拉拉身上这种香水的气味不那么恶心。

“是的，小家伙。你使我想起来我儿子小时候。他从前就跟你一样，很勇敢，有天赋，而且……”

严斯-彼得想对这些亲切的话语表示感谢。他想谦虚地说，太过奖了。但是看不见的小人把话抢在了

前头：

“这就是说，我不留级了？”

她掐了掐严斯-彼得的脸蛋，使劲儿地摇了摇他的脑袋。“不留了。当然不留级了。你不用担心，我的小家伙。我这就去跟他谈谈。”

“妈妈！”莫斯欣老师气愤地大声喊起来，“你怎么能干预这件事？”

克拉拉打量着她的儿子，就好像打量着一件她最想换掉的衣服。然后她说：“你得给这个孩子澄清这件事。现在我要去聊天。”她让这两个人站在厨房里。

严斯-彼得抬头看着莫斯欣老师。他看上去悔悟了。

严斯-彼得真的很喜欢莫斯欣老师。严斯-彼得不愿意蹲班。

“您现在生我的气了？”严斯-彼得问道。

“气极了！”莫斯欣老师咬着牙说。

“住嘴，严斯-彼得。现在让我来。”说完，看不见的小人就替他对莫斯欣老师说，“非常抱歉，莫斯欣老师。您肯定更喜欢脱衣舞女。我把整个生日聚会全给搞糟了。但是别担心。她就在外边。她只是让我到蛋糕里，



要緊呀！怕光線會傷害眼睛！丁姐我要辦，這就辦也

为了我……”

看不见的小人没有往下说。莫斯欣老师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他似乎头晕。他紧紧地抓住厨房的桌子。“她现在是不是就进来？”他紧张地小声问道。

“是的，是的。毕竟她还想挣她那80马克呢。9A班的男生……”

莫斯欣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纸币，把它给了严斯-彼得。“请你一定帮助我。出去一趟，把这钱给她，并告诉她……”

严斯-彼得点点头：“没问题。”

“谢谢，谢谢！”

莫斯欣老师抹去额头上的汗，松了松领带。

严斯-彼得朝门口走去。他还朝莫斯欣老师挤了挤眼睛：“别担心。我来替您处理这件事。”

看不见的小人还补充问道：“我升级的事怎么样？”

莫斯欣老师做了个手势，就好像是说，这算什么事。“好的，好的，”他说，“已经明白了。”

严斯-彼得心里涌起抑制不住的喜悦。他成功了。也就是说，他要升级了！妈妈和爸爸会高兴的！他就要

去欧洲迪斯尼乐园了！他能跟尤莉亚一块儿待几天了！世界难道不美吗？

到了外边他还大声欢呼起来，他把那100马克给了苏茜。她亲了亲他的脸蛋。“你真是我的宝贝！”

严斯-彼得脸上留下了鲜红的唇印。

苏茜立刻钻进她的旧汽车。她得回到施特凡那里。

尤莉亚来到严斯-彼得面前。她本来想对他说，她觉得他真了不起。可是他脸上那唇印让她思考起来。是不是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严斯-彼得迅速抓住了尤莉亚。她应该第一个知道。

“尤莉亚！我也去欧洲迪斯尼乐园！作为奖赏，因为我升级了！”

她尴尬地看着他。

“你不高兴吗？我们可以在那儿痛痛快快地过几天。我跟你去坐旋转木马，全都坐一遍，我……”

“嘿，喘口气，老朋友。让她也说句话。女人们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件事。”

尤莉亚深深地呼了口气：“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才这么努力的吗？”

严斯-彼得使劲儿地点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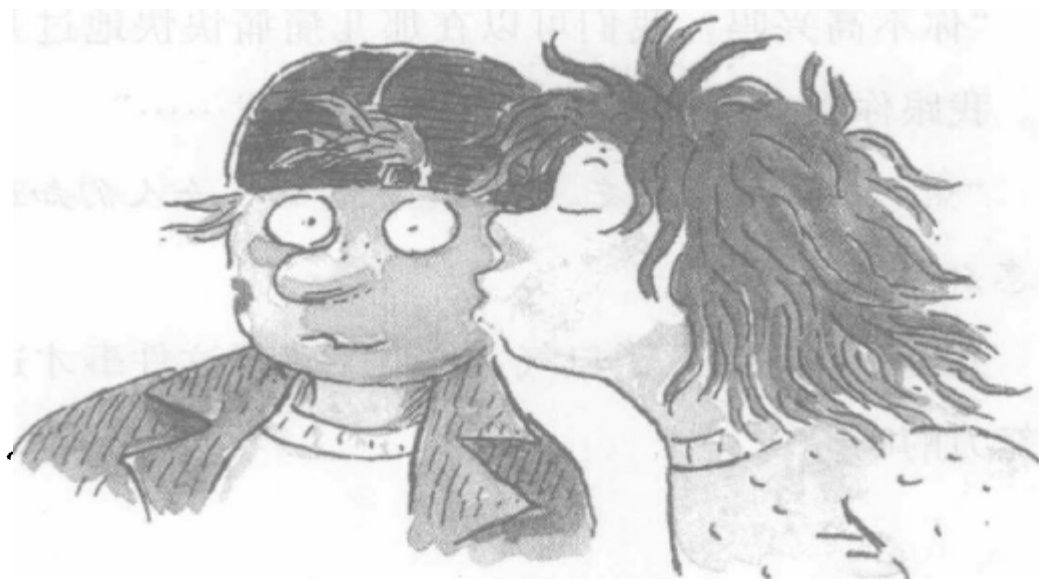
尤莉亚看上去马上就要号啕大哭起来似的：“我撒了谎。这纯粹是吹牛。其实我跟我父母去的地方是黑森林。我们去劳夫。现在正是采摘樱桃的季节。”

严斯-彼得顿时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橡皮球。

“你看是吧！我当时就对你说了，你这个傻瓜！好好学习又听话的孩子变不聪明。变不聪明。他们全是笨蛋！一切全都白费劲了吧！”

严斯-彼得深情地说：“亲爱的尤莉亚，没有你我也不想去欧洲迪斯尼乐园。既然这样，那我也宁愿去黑森林，也去劳夫。主要是，我们能在一起！”

严斯-彼得又得到了一个吻。这回没有唇印留在脸蛋上。



“呸，见鬼去吧！”看不见的小人骂道，“亲得真恶心！恶心！”

突然看不见的小人不说话了，因为这时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这是尤莉亚的那个看不见的小人的声音。她低声地说：“现在别这么不高兴了。也许跟我们一起在黑森林里挺好的。”

“但是……但是我想，你可能不喜欢我的声音。”

“可能。但是，如果你闭上嘴不说话的话，我们肯定会相处得很好的。”

拯救心理医生

杨曦红 译





坚硬的橡木

严斯-彼得被跟踪了。一连好几天,他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窥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严斯-彼得感到背上印着火辣辣的目光,就在两块肩胛骨之间,没错,就是这儿,他洗澡时双手碰不到的地方。可每次他转过身去,又找不到是谁。

但是,严斯-彼得可以肯定,有一样东西,不是一个人,很有可能是头怪兽,从星期天开始就一直跟在他后面。确切地讲,是在星期天的下午,当他和尤莉亚走出电影院时,他第一次感觉到这种目光。这头怪兽从电影

银幕上跳下来，然后就一直紧跟着他。怪兽在生他的气，因为在电影院里，严斯-彼得揽着尤莉亚，自信地说：“别怕，尤莉亚。现实中是没有这种怪物的。”

看不见的小人马上警告他：“可别这么说，严斯-彼得！一旦怪兽听到有人声称它们在现实中不存在，就会非常恼火。现在，你必须强迫这头怪兽不去证明自己活着。”

同以往一样，严斯-彼得不愿听从看不见的小人的话。现在，他只好自食其果，无法摆脱这头怪兽了。

晚上，怪兽就睡在严斯-彼得的床下，然后，悄悄潜入他的梦中。白天，它甚至还跟着他上学，让他在上课时注意力无法集中。

没有人看得见这头怪兽，看不见的小人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银幕怪兽可以隐身。看不见的小人觉得，这种解释最合理了，没什么特别的，否则，银幕怪兽又怎能在这世界上四处活动呢？当它在圣诞节集市上闲逛，随手抓一根香肠尝尝时，它非得让自己变得看不见，不然，非引起人类歇斯底里的尖叫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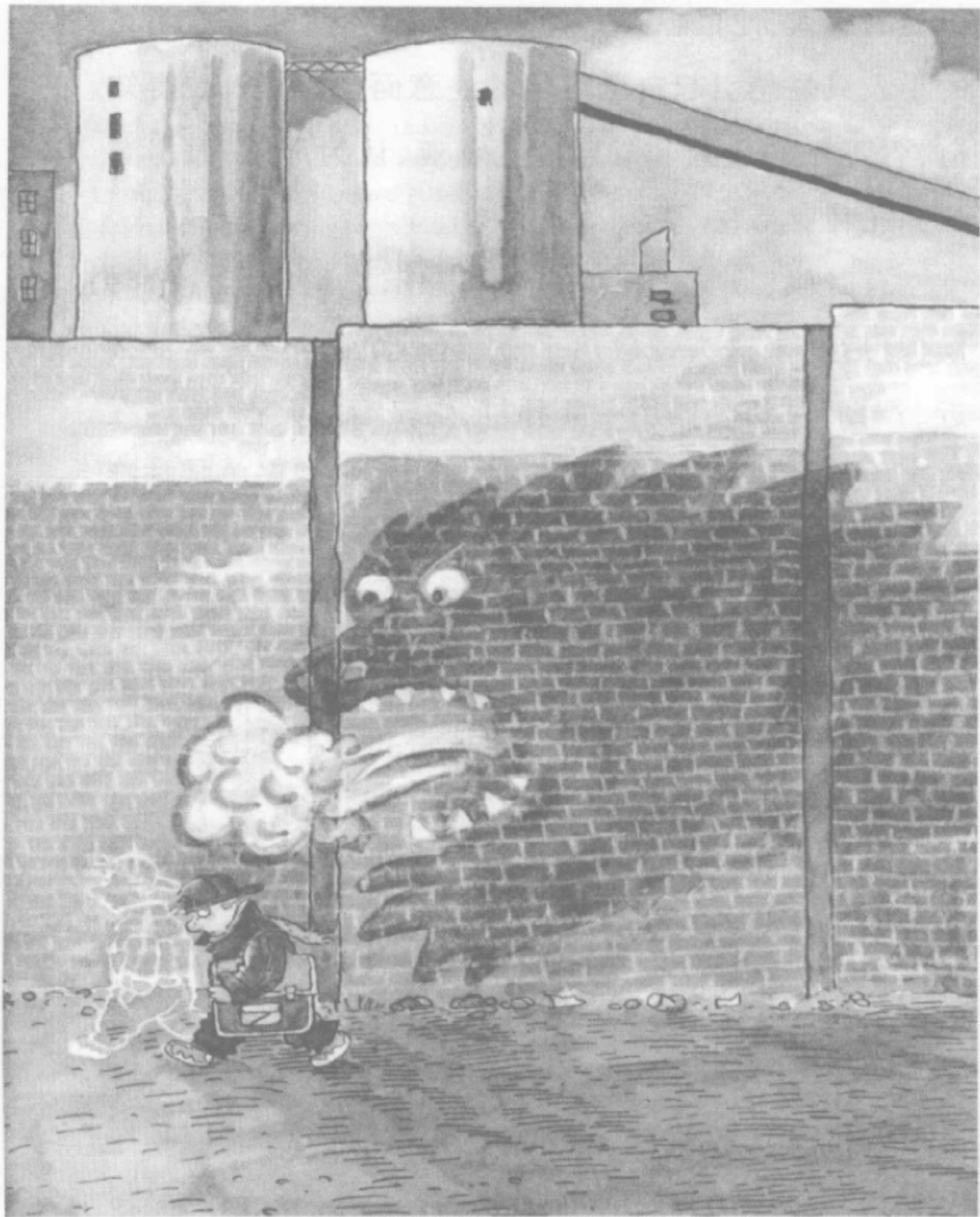
严斯-彼得不知道，自己这次是否该再相信一次看

不见的小人,他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解释。也许看不见的小人只是想引起自己对他的注意而已,严斯-彼得知道,看不见的小人非常嫉妒尤莉亚,认为严斯-彼得老是和尤莉亚待在一起。

有时候,严斯-彼得沿着那家旧厂围墙走着的时候,身后吹来这头怪兽热乎乎、臭烘烘的气味,离他很近。严斯-彼得朝四周一阵扑打,它又溜之大吉,好像在空气中蒸发掉了。这时严斯-彼得还能听到怪兽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听上去就像狂风呼啸,折断了树冠上脆裂的枝条。没错,听上去就那样。

严斯-彼得平时可不是个胆小鬼。晚上,爸爸有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睡着了,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就代替爸爸,把适合成人观看的午夜电影看完。严斯-彼得了解不少恐怖片的结尾,可片头部分爸爸妈妈始终不准他观看,因为爸爸妈妈认为恐怖片对儿童不宜。可是,当妈妈拿了块巧克力和一本书往被窝里一钻,爸爸在电视机前打着呼噜时,谁还会来禁止严斯-彼得?

大多数情况下,爸爸张着嘴巴,鼾声很响。但这丝毫不影响严斯-彼得帮爸爸把影片看完,嗨,这事总得



有人来完成吧。因为周末一过，爸爸又得辛辛苦苦地工作整整一周，所以，严斯-彼得就在星期六晚上作一下自我牺牲，不去叫醒爸爸了。桌子上总是摆着一只盘子，里面装着花生米、薯片什么的，严斯-彼得很乐意把它们消灭干净。而那喝了一半的啤酒就让它搁着好了，因为夜里，严斯-彼得更喜欢喝可乐。

说实在的，严斯-彼得非常了解爸爸妈妈，可惜他们却不太能理解他，而且，他们压根儿就不愿相信他。他有一个看不见的小人，近年来，他闯祸，捅娄子，其实都该由他负责。可是爸爸妈妈就是不相信有看不见的小人，不相信圣诞老人，不相信圣诞天使，也不相信送子仙鹤。现在，他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自己正被一头看不见的巨大的银幕怪兽追踪着呢？

*“别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看不见的小人悄悄地说，*“你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一样，他们对生命一无所知，和数学老师，还有那些对任何东西都要测一测、量一量的愚蠢的科学家一模一样，都拒绝承认世界上有看不见的小人。”*

严斯-彼得不乐意了：“那好，你要是我的话，你会

怎么办呢,我聪明的、看不见的宝贝?”

看不见的小人当然对严斯-彼得话中的嘲笑听得一清二楚,尽管如此,它还是尽量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们需要一件武器。”

听到这话,严斯-彼得非常振奋,是啊,他和看不见的小人联手,与别人作过多少次的较量啦,比如与外星人、与凯亚阿姨、与傻瓜格特等等等等,数都数不清。

“用哪一种武器可以战胜隐身的银幕怪兽呢?用一把隐形手枪?”

“不,”看不见的小人听得哈哈大笑,“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出来了,你对此也是一窍不通。对付怪兽历来需要一把木剑,而且必须由你亲手削刻出来,否则就无效。”

看不见的小人原来想让严斯-彼得到公园里找一块木头的,可是,一方面外面冰天雪地,另一方面,看不见的小人坚持,做剑的木材必须是生长了上百年的橡木,而公园里只有梨树、杨柳和冷杉。

当然,什么都难不倒看不见的小人,他总有主意:“客厅里的家具,严斯-彼得。”

“客厅里的家具？”

“对，你爸爸说过，所有家具都是用橡木做的。”

严斯-彼得点点头：“是的，那时妈妈还觉得椅子太难看，她说我们又不是退休在家打发日子的家庭。”

“你瞧！如果你用它们做木剑，她会高兴的。”

“可是我还是不可以用客厅的家具……”

“严斯-彼得，只是做一把短剑嘛。你只需要一条凳腿而已，好吧，也许需要两条凳腿，做把备用剑也不错。”

“怎么还要一把备用剑？”

“喂，家里谁老是丢东西啊？是你还是我？”

妈妈现在正在凯亚阿姨那儿，她俩在一起烘烤圣诞节吃的小点心，还有那种加肉桂粉、形状像五角星的饼干。严斯-彼得讨厌吃这种五角星饼干，只要被凯亚阿姨的手指碰过的东西，他都无法忍受。

爸爸又在办公室里加班，所以只有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在家。严斯-彼得对客厅里的家具是否适合充当他的武器进行了一番考察。桌面可以做好多长矛，可他只需要一把短剑。客厅的圆桌四周摆着四把崭新的椅子，那是爸爸妈妈圣诞节时相互赠送的礼物，就是

说,它们其实是爸爸送给自己的,因为妈妈一点也不喜欢这些家具,但她总是像平常一样,把自己的苦恼吞下肚子,原因是她的丈夫还有许多好的方面。

地下室里取来的斧子挺锋利。严斯-彼得翻倒一把椅子,挥起斧子,嗖地向下砍去。木头噼啪作响,飞出几



小块碎片，橡木比严斯-彼得预料的要硬得多。椅脚没有立即折断，只是裂了条缝。

“你看，”看不见的小人高兴得跳起来，“用这种木头可以赶走怪兽。我说嘛，坚硬无比的橡木！”

严斯-彼得砍下的第二斧让椅子分了家。

看不见的小人一个劲地夸奖他。现在，严斯-彼得有点忐忑不安，爸爸看见这一切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看不见的小人安慰严斯-彼得：“嗨，你们一家只有三个人，妈妈、爸爸还有你，至于我么，从来没人请我入座。第四把椅子反正是为你那讨厌的凯亚阿姨准备的，而她就不该上这儿来，你说对吗？”

“没错，”严斯-彼得说，“她离我越远越好。”

接下来，严斯-彼得试着用切面包的刀，把椅腿雕刻成一把尖尖的剑，可是面包刀不够锋利，用它只能削下一点点油漆。

“这样能做成什么！到你爸爸的写字台那儿找找看，他有一把猎刀。”

“我爸爸从不去打猎，他害怕见血。”

“尽管如此，他还是收下了别人送的猎刀，就是你

讨厌的……”

“凯亚阿姨,我知道,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的,看不见的小人?”

“那时我早就在你身边了,严斯-彼得,只是你不愿意相信。当时我站在圣诞树边好伤心,没有人和我说话,连你也不。那时,你和你的爸爸妈妈一样愚蠢。不过别担心,我现在已把你调教好了,我还要把你变成一个明白事理的家伙。”

严斯-彼得真的在爸爸的写字台抽屉里找到了那把猎刀,它还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皮鞘中,皮鞘上面烙印着一头鸣叫的牡鹿。

使用这把锋利的猎刀,雕刻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不一会儿,椅脚看上去已像是一把剑了,一把木剑,一把短短的木剑。

“太短了,”看不见的小人不容置疑地说,“对付一般的怪兽或许还行,可对付那头巨大的银幕怪兽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现在怎么办?”严斯-彼得生气地骂道,“现在怎么办?我已经把椅子砍坏了,而你现在却说这把剑

没用？”

“如果真的要干掉那个怪兽的话，我们需要一把长一些的剑……这张桌子的腿可能够了。”

“要是我们把这张桌子的腿砍下的话，那我爸爸会杀了我的！”

“嗨，严斯-彼得，绝对没事。你还记得吗，当装运工把家具搬进家门时，你妈妈看着它们时那怪怪的目光？那时你爸爸说：‘别担心，宝贝，家具都有保修单，我们随时可以更换。’”

“不，不，不，我不会让自己干这种傻事的。够了，我已经搞坏了一把椅子，它可比我明年一年能得到的零花钱还要贵。我……”

“你可以送报纸，还可以给别人补课，或者干一样只要能挣钱的无聊的活。”

“不，不，不！”严斯-彼得连连说不，同时坚决地摇了摇头，“绝对不行。”

就在这时，两扇窗子突然关上了。严斯-彼得吓得跳了起来，他一只手提着斧子，另一只手握着短剑。

“是什么？”

“是怪兽，严斯-彼得！它在屋里！”

严斯-彼得刚想藏到沙发后面，这时，传来一阵咕噜噜、轰隆隆的响声。严斯-彼得作出判断，是暖气管发出响声，它需要排气了。自从冬季来临，它时而咕噜咕噜作响，时而发出鸣笛一样的嚯嚯声。就像大人阅读报纸一样，看不见的小人能读懂严斯-彼得的_{想法}，它又要干涉了：“你现在的想法同大人们无异，严斯-彼得，你在为每件事、每样东西寻找一个解释，想以此让自己不再害怕，但是种种解释并不能让事物消失。我们必须同怪兽斗争，把它打败，而不是你解释它已离开，它就消失了，这么做无济于事。”

“我爸爸肯定已经给暖气装配工打过电话了，只要他明天一来，这种怪叫声就会消失的。”

“怪兽就在暖气管中，严斯-彼得。怪兽都怕寒冷，所以它们都偷偷地待在暖和的家中，最喜欢到安装取暖设备的地下室去。厨房里散发的美味会令它们垂涎欲滴，它们就沿着管道向上爬。严斯-彼得，银幕怪兽能够变形，这你是知道的，你当然不像大人那样愚蠢喽，它们可以变成沙发，变成靠垫，变成任何东西。当大人

们不注意时，它们就一把抓住你。难道你忘了枝形吊灯的手臂是怎样向你张牙舞爪的？”

严斯-彼得吞了下口水，慌了神。“闭嘴，看不见的小人！”他大叫，“不许乱说！你就是想吓唬我！”

“我不想吓唬你，严斯-彼得，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你需要一件武器，而且必须尽快拥有。”

严斯-彼得握着木剑走近取暖器。去年冬天时，暖气管也发出过很大的响声，吵得大家看电视几乎听不清声音，而暖气装配工又迟迟不来，那时妈妈就自己动手把管道里的气放出去。现在严斯-彼得打算像妈妈一样，自己动手。他非常小心地旋动着取暖器上的齿轮，突然，一股烫人的白烟向他迎面喷来，就像从火龙鼻中呼呼喷火一样。

“你疯啦！”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喊道。严斯-彼得马上关掉暖气，拿着剑和斧，飞快地躲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下。

“快！”看不见的小人大喊，“快动手，趁怪兽还没有把我们吞下肚子！不然，它会把我们拉到暖气管中，再拖到地下。等你爸爸妈妈回来后，他们再也找不到

你,他们只会纳闷,地下室的暖气设备怎么堵住了。”

够了。严斯-彼得提起斧子,又重重地落到了桌腿上。他砍得特别用劲,直震得手臂关节一阵麻痛,可桌腿还是不肯掉下来。

刚砍下第四斧,怪兽抓住了严斯-彼得,从后面把他紧紧揪住,一边伸出它长长的像蛇一样的手臂,向严斯-彼得举着斧子的手抓去。他的手臂被用力地向后扭,直到他松开斧子。怪兽还一把捂住了他的嘴,严斯-彼得张口朝着这只前爪狠狠地咬了一口。这时,他才认出:那是爸爸。

看到这荒唐的一幕,爸爸的脸色像纸一样惨白,话也说不上来,像个刚满两岁的孩子那样呆呆地站着。但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爸爸。

不,他没有揍严斯-彼得,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喝了一大口白酒,然后开始一、二、三大声数到十,接着声音颤抖地说:“你给我躺到床上去,严斯-彼得,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严斯-彼得躺在床上,生看不见的小人的气,生自己的气,生爸爸的气,对,还生斧子的气,当然还生凯亚



阿姨的气。严斯-彼得想,假如是凯亚阿姨到我们家来,在这儿和我妈妈一起烘肉桂五角星饼干,而不是为了让她那只讨厌的新烤炉派上用场,让妈妈上她那儿去做,这一切不就都不会发生了嘛。

看不见的小人赞同他:*“其实凯亚阿姨是罪魁祸首,而我呢,是被冤枉的。”*

渐渐地,恐惧代替了愤怒,因为这时,严斯-彼得房间里的暖气管又开始发出可疑的咕噜咕噜的怪叫……

严斯-彼得被关进了一个看不见边际的灰蒙蒙的洞中,四周,一群鬼怪团团围住了他。和他困在一起的有失去了理智的爸爸,还有他的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朋友。但是在被子里,严斯-彼得紧紧攥着一样东西,他使劲握着,以致手都快抽筋了。它就是那把太短的木剑,尖尖的,自己做的,用了坚硬无比的橡木。

终于,妈妈回家了,头发间散发着肉桂和甜甜的红葡萄酒的香味。她走进严斯-彼得的房间时,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妈妈只是坐在床沿上,往严斯-彼得的嘴里塞了一只体温表,她的身后,跟着严斯-彼得的爸爸,他默不作声,手臂交叉着搁在胸前。

妈妈从纸巾盒里抽出张纸巾，不是给严斯-彼得擦鼻子，而是给自己擦了一下。然后，她朝她的丈夫说：“用不着对儿子的胡闹大惊小怪，他发着40摄氏度的高烧。这场该死的流感真是要了他的命。我们早该听凯亚的话，她总是在夏天，就早早地注射专门对付这种鬼病毒的疫苗，然后什么事都没有。”

妈妈把严斯-彼得从床上抱起来。“你浑身湿透了，我的孩子。现在马上给你换身衣服，然后我们就去看医生。别担心，很快会好的。”

然后她冲着爸爸站的方向尖声叫道：“快点！他需要一片退烧药。”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她问严斯-彼得。

“我的剑，我要用它杀死怪兽。”

“好的，你就拿着它吧。”

看不见的小人哈哈笑道：“真是个狡猾的诡计，严斯-彼得。每次只要你一生病，你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还记得你上次假装扁桃体发炎吗？那时你可以放开肚子吃冰激凌，早晨、中午、晚上，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我不是假装的,是真的生病!”严斯-彼得大声喊道。妈妈抚摸着他的脑袋,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当然喽,我的孩子,当然是真的。”

她想把他抱到车子里,可严斯-彼得坚持自己走。

他的武器装备还不够。看不见的小人乘机在他耳边悄悄地说:“至少还得带上弓和箭!”严斯-彼得跑回自己的房间。我的小刀,他想,对,带上它。

其实他更想拿上爸爸的猎刀,因为那把刀锋利多了,但是他担心他们会把它没收掉。

严斯-彼得把小刀装进自己的口袋。这时他又生气了,因为他想起爸爸上次故意把这把小刀的刀口在石头上磨钝了。和以往一样,这又得怪凯亚阿姨,她跟爸爸妈妈唠唠叨叨,说这种小刀会让严斯-彼得割掉自己的手指,送给严斯-彼得这么一把锋利的小刀,那是做爸爸的不负责任。这就是典型的男人,名义上说是送给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己想要拥有一把这样的刀。

妈妈把严斯-彼得系在汽车后座上,安顿好。严斯-彼得右手握着木剑,左手持着小刀。爸爸原打算一起去

的,可是像平常一样,他接到一个重要的电话,不得不很遗憾、很遗憾地去关照他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看不见的小人上了车。

妈妈刚加大油门,严斯-彼得就听到怪兽吧嗒吧嗒吞吃东西的声音。

“见鬼,”妈妈说,“汽车又得进修理厂了,家里所有东西都在慢慢坏掉。”

她边说边驾驶着汽车往前。怪兽的恶臭直扑严斯-彼得的鼻子,令他毛骨悚然。它闻起来有股混杂了汽油、热烘烘的空气和陈腐气体的味道,这不足为奇,因为它整天待在地下室暖气设备中或者管道里。想到这儿,严斯-彼得吓坏了,从脖子一直到屁股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怪兽的肚皮上。

汽车的马达声……听上去和平时不一样。怪兽就在旁边,潜伏在车里的某个地方,在座椅里……在发动机的防护罩下……也许在行李厢里。

严斯-彼得一向不喜欢系在身上的安全带,而现在他开始憎恨它了。它挤压着身子,让他坐着动弹不得,实在不舒服。严斯-彼得感到自己好像被人紧紧抱住,

反正是被捆得结结实实的。

他的妈妈轻轻地哼着一首圣诞歌曲，一边又抱怨今年的圣诞节这么快又来临了。对这一点严斯-彼得很清楚，妈妈每年在12月24日这一天总要惊呼：啊，已是平安夜啦。可现在他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只觉得坐在后座上喘不过气来。他按了下红色按钮，想解开安全带，可它没有松开。

妈妈从后视镜上注意到他的举动，她很快转过身来说：“让安全带系着，别动它。你知道不系安全带行驶有多危险，即使是短短的一段路。这些道路现在又滑又泥泞。”

严斯-彼得又按了一下红色按钮，还是不行，扣子肯定卡住了。一下子，严斯-彼得惊恐地发现了问题的真相：怪兽就是这辆汽车！

“是的，是的，没错！”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喊道，“你终于明白了！看来你还没有那么傻。银幕怪兽就在车上，现在它想利用安全带来掐死你。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安全带正变得越来越紧？”

“是啊！是啊！妈妈，求求你，给我松开安全带！给

我松开安全带！”

“不行，严斯-彼得，你得系着它，不管你现在发不发烧。”

安全带像一条大章鱼的触角一样紧紧地缠绕着严斯-彼得不放，幸亏严斯-彼得随身带着小刀。“好啊，你等着瞧！”他尖声叫道，“我要割断你这条可恶的手臂，你这该死的畜生，臭蛋！你甭想斗过我！”



严斯-彼得两脚顶住前座，打开小刀，然后开始割安全带。这事听上去容易，做起来困难，因为严斯-彼得的小刀实在太钝了。不过他还是庆幸，小刀没有被没收，本来凯亚阿姨要给他换一把橡胶小刀的。

尽管严斯-彼得的小刀不太好使，但还是勉强可以割断东西。在他把安全带割断一半的时候，妈妈把车停到了诊所前。

她绕着怪兽走了一圈，好像它是辆车子，然后给严斯-彼得打开车门。

“下车，小男子汉，我们到啦。”

她弯下腰，想给严斯-彼得解开安全带，直到这时，她才发现她的儿子正在用力割它呢。她一把夺下小刀，骂道：“我早就知道，你玩这种害人的东西还太小！凯亚阿姨那天说得没错。从现在起，小刀归我保管，好了，就这样！”

“可是妈妈，”严斯-彼得喊道，“你不能解除我的武装！你让我怎么跟怪兽搏斗？至少得留下我的剑！”

现在妈妈已经是第三次按那个红色按钮了，要是在平时，安全带早已弹开，但这时它还是牢牢捆着严

斯-彼得不放。

“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马上买一辆新车了。这堆废铁皮里没一个零件是好的，这辆破车，它到底想怎样。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们都受不了了。”

妈妈设法把严斯-彼得从安全带里拉出来，但安全带像条缠在脖子上的蛇一样紧紧掐着严斯-彼得不放。现在连妈妈也弄得满头大汗。她还想试一试。

“哎呀，妈妈，你弄痛我啦！”严斯-彼得大叫，尽管他知道弄痛自己的不是妈妈，而是怪兽。严斯-彼得看见妈妈脸上冒出了红斑，每当她特别着急，或者喝多了凯亚阿姨酿的甜酒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妈妈看看表，叹了口气，接着她果断地取出小刀，继续完成严斯-彼得未完成的工作。

“这刀太钝了。”她骂道。

“是啊。”严斯-彼得点点头。

最后，妈妈终于把安全带一割为二。怪兽一下子缩回了受伤的手臂。严斯-彼得获得了自由。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神气地迈进诊所，他甚至都已准备好挨米歇尔大夫一针呢，可惜大夫只给

他塞了个退烧栓,还有一些含片。

接下来的几天里,隐身怪兽无所不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它不仅占据了暖气管道和汽车,而且还控制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那只旧闹钟,它甚至还让严斯-彼得的电动牙刷打滑空转。

从那时起,那辆汽车一开动就会乒乓作响,还像喷火龙一样,从排气管向外直冒黑烟。

为了能更好地监视严斯-彼得,怪兽又溜进了电视机里。没多久,电视画面开始跳动,爸爸捣鼓了半天遥控器,画面还是跑掉了。

爸爸把电视机送去修理,妈妈说:“犯不着修理了。”凯亚阿姨有一台宽屏幕壁挂彩电,妈妈也想有一台这样的电视机,但爸爸说:“太贵了。”

就在同一天,洗衣机皮管破裂,地下室因此被淹在水中。即使这样,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严斯-彼得的一句话。要是没有看不见的小人,严斯-彼得真的要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

*“如果你真的无法拥有一把足够长的木剑,那你至少得把你的床的四条腿砍掉,”*看不见的小人给他

出了个主意，“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怪兽不再睡在你的床下。”

严斯-彼得找不到那把斧子了，大概爸爸把它藏了起来。不过严斯-彼得还有一只装有钢丝锯的盒子，尽管花的时间长了一些，所有的锯条也都因此钝了不少，严斯-彼得还是让四条床腿和床分了家。

作为惩罚，严斯-彼得被禁止看电视，但这一条惩罚也行不通，因为电视机还在修理中，爸爸妈妈一下子也想不出另外的惩罚方式，因为现在他们必须把地下室弄干，这够他们忙一阵的。

而此时怪兽又咕噜咕噜吼叫着，沿着暖气管爬上来。

“严斯-彼得，趁这幢房子还没被它破坏成一堆废墟之前，你必须同它展开决战，也许你可以用这把短剑把它干掉。我将始终和你并肩作战。”

“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怎样增强短剑的威力：在你面临一场特别艰难的战斗时，你必须事先把剑尖浸在食糖罐中。”

严斯-彼得决定就这么干。

“所有看得见的东西,你不用剑也能对付,对吧,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点点头:“嗯,是的。”

“但是对付隐身的银幕怪兽就不那么简单了。”

严斯-彼得觉得自己得到看不见的小人的理解。他给剑尖抹上口水,然后把它浸到糖罐中。马上,暖气管里的“咕噜”声停了下来。

“看,严斯-彼得,怪兽害怕了,它在逃跑。”

“往哪里逃?你在哪儿?站出来,怪兽!我是严斯-彼得!来吧,决斗!”

“胜利,胜利,胜利!”看不见的小人欢呼,“它搬出了屋子,也许这把剑的长度够了。”

严斯-彼得四下挥舞着剑:“它已逃到外面了吗?你看得见吗?”

“看不见。你是不是因为我是看不见的,就认为我能看见其他看不见的鬼?我只是去感觉,和你完全一样。它已不在屋子里,它在……”

“在车库!”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异口同声喊道,他们冲出屋子。它就站在那儿:那辆妈妈老是喜欢

称为一堆锈铁皮的汽车里。和平时一样，车门未锁，因此，怪兽完全能够自如地钻进车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严斯-彼得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怪兽就在那里，它通过两只汽车大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还龇牙咧嘴、恶狠狠地冷笑。

“嗨，不要脸的家伙，”严斯-彼得叫着怪兽，“今天我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我是严斯-彼得！”

*“我是他看不见的朋友！”*看不见的小人大声喊道：*“你再也吓唬不了我们啦，我们有坚硬的橡木剑，马上就让你变成一堆尸骨！”*

严斯-彼得双手紧握木剑，举过头顶，然后嗖地用力向汽车挡泥板扎去，怪兽痛得哇哇大叫。这把剑真的很棒，在怪兽身上刺了个坑。

看到自己的战绩，严斯-彼得深受鼓舞，他随即挥手又补上一剑。接下来，他的目标准确无误地落到汽车的天线上，只见天线掠过车顶，飞落到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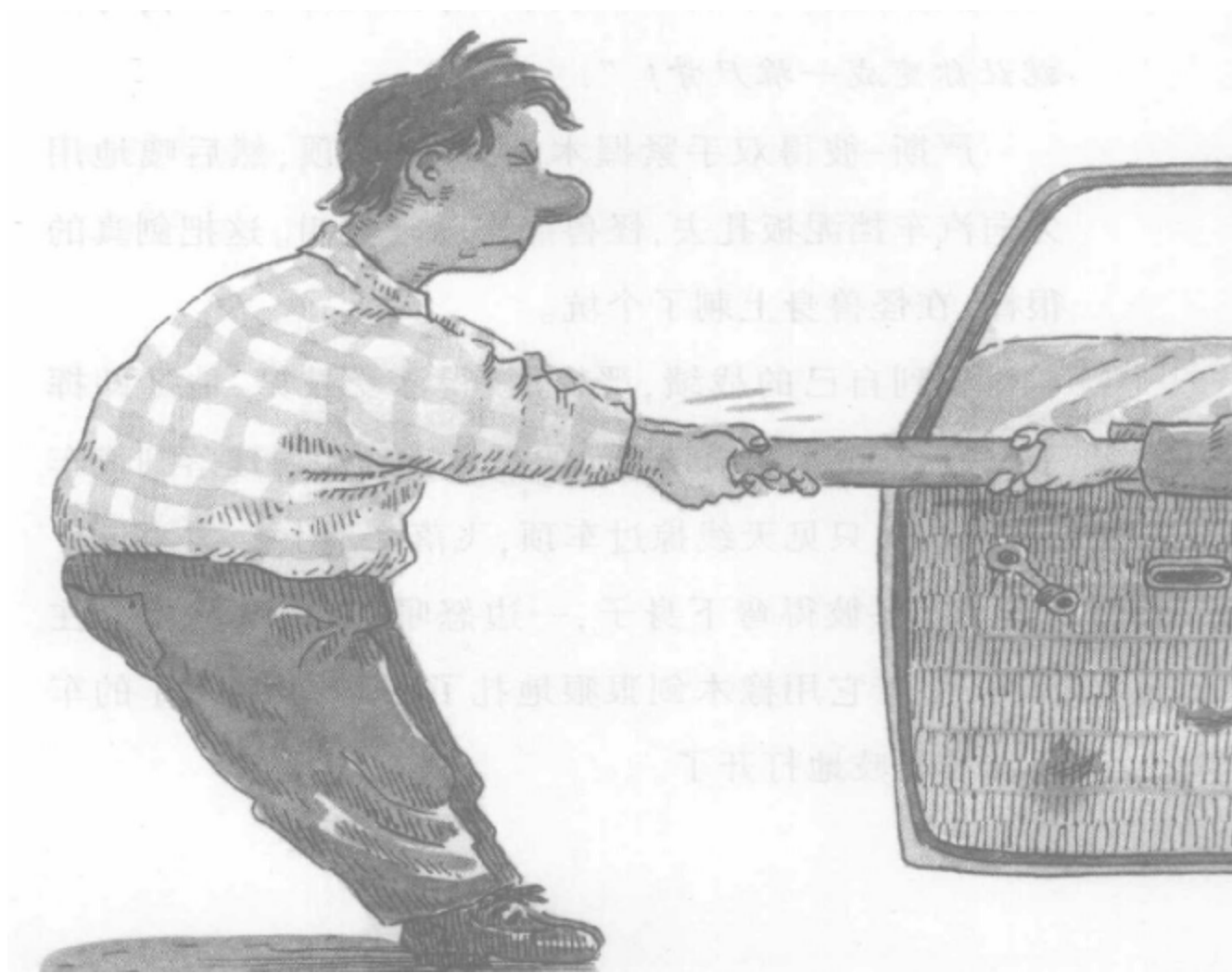
严斯-彼得弯下身子，一边怒吼，一边从侧面抓住怪兽，对着它用橡木剑狠狠地扎了三下，被撞瘪了的车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

“滚出来！”严斯-彼得命令，“应战吧！”

“对！对！对！”看不见的小人喊道，“就该这样！干掉这个畜生！”

怪兽吓得缩在车里装死。它不再喷射浓烟，也不再发出咕噜咕噜、扑扑隆隆的叫声。

“你要是再不滚出来，我就要进来了！”严斯-彼得威胁道。他用蘸了糖的剑尖伸在前面开道，冲进汽车，首先一剑刺入驾驶座，再一阵捣鼓，只见白色、灰色的



海绵等东西从座凳里纷纷撒落出来。

这时候,爸爸冲了过来:“住手!你发疯啦?我们的漂亮车子!”

“漂亮什么!”严斯-彼得吼叫,“它是一辆中了魔法的破车!”

他再一次挥起了剑。

爸爸脖子上青筋直暴,瞪圆了眼睛。严斯-彼得还从未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的火,这时他又得求助看不见的小人了。

“看我不揍扁你!”爸爸喘着粗气、一字一顿地说,一边把手伸进车子去抓严斯-彼得,但他只抓到了那把木剑。严斯-彼得拉着剑不放,爸爸拉住剑的另一端,两人相持不下。

“关你三个星期家庭禁闭,不准看电视。”

爸爸的表情僵住了,好像全身力气一下子从身体内消失了。妈妈从背后一把抓住了爸爸。

“放手!孩子病了!他在发高烧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爸爸的手一松开剑,严斯-彼得立即把剑深深地扎

进后座里。他感觉,现在怪兽正在死去。他知道,看不见的小人也知道,怪兽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严斯-彼得终于把它消灭了。

“祝贺你,”看不见的小人说,“我们胜利啦。”

现在,严斯-彼得只好又穿上了那件讨厌的睡衣,为了退烧,小腿也缠上了湿敷包带。他的爸爸穿过冰雪覆盖的马路,跑到邻居那里,一个劲地问他们:“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怎么会?”

“真是好心得不到好报,”看不见的小人说,“他们应该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严斯-彼得,你帮他们消灭了怪兽,否则,接下来它还会掀掉屋顶、烧毁地板、翻倒书架……但现在,这些坏事都不会再发生啦,都亏了你,他们真的可以节省一大笔钱呢。要是他们不那么愚蠢,他们早为你骄傲了,严斯-彼得。”



拯救心理医生

这件倒霉的事情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随着一辆灰色高尔夫轿车的光临而临近的。车里载着一名女子，耳朵上挂着大大的心形耳环，身上穿着一套淡蓝色、裙子开衩的时装，脚上蹬着一双又细又高的高跟鞋。一看就知道她刚从美容院出来，新做的发型比原来的还要恐怖还要臭，也只有那可怕的染发剂气味和香水味道才能盖住它。看不见的小人断言，相比之下，南美洲的臭鼬发出的味道也要比它好闻一百倍。严斯-彼得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凯亚阿姨来了。

幸好她今天没给严斯-彼得带任何东西,因为她的礼物简直就是扇他的耳光:粉红色的兔子拖鞋、据说特别有益健康的有机盐晶体牙膏、长长的羊毛内裤,还有一本厚厚的有关儿童行为规范的书,“精彩”的第一章就是:我怎样能让奶奶高兴?令人无法忘记的是严斯-彼得还得留下他的手工制作,她要求他用这些东西建造自己的玩具小屋,幸亏我们只需要划一根火柴,稍稍靠近它们,纸就会燃烧起来……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站在窗后向外观察着凯亚阿姨。只见她把汽车用罩子盖好,以免留下刮痕,然后笃笃笃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大门走来。一阵风飘来她的香水味。

严斯-彼得关上窗。

“她有一个新的男朋友了!”看不见的小人讽刺道。

“她总是喜新厌旧。”

“是的,可这次看来她要认真得多。你看看,身上奇丑无比的衣服,令人作呕的发型,还有那双高跟鞋!我们打赌,她肯定穿着嫌大!”

妈妈煮上一壶咖啡,把客厅里用来吃饭的一角收

拾好。爸爸本来打算安安心心地吃顿早饭的，可现在又突然想起，他必须立刻去处理一些有关纳税的事务，其实他是无法忍受凯亚阿姨又要议论她那些新的偶像。她总是夸张地描绘他们如何如何出色，搞得爸爸每次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可怜、愚蠢、没有出息，与她的那些传奇式英雄相比，爸爸只是个空虚无聊的人，每天不得不上班，才能勉强养家糊口。

看不见的小人说得没错，这次情况特别糟糕。凯亚阿姨正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起劲地讲着她的一个偶像，“是个脸颊上长着一对甜甜的酒窝、英俊潇洒得不得了的心理学家”。

严斯-彼得的妈妈给凯亚阿姨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她打开了客厅的大窗子，因为她也觉得凯亚阿姨新买的香水有些刺鼻。

严斯-彼得从两人身边悄悄溜过，来到冰箱前，想给自己拿点草莓冰激凌。看不见的小人建议他：“还是吃那种巧克力夹心的吧，你知道那个味道多好，还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怎么写的，好像叫斯特拉齐拉坦拉什么的。”

严斯-彼得拿把大勺子，从冰激凌盒中挖了一大勺，放进自己最喜欢的盘子中。盘子上印有：“人人皆笨蛋，唯我是老板。”这盘子可不是凯亚阿姨送的，是严斯-彼得自己买的。

本来严斯-彼得今天心情不错，然而现在，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让他一下子产生一种预感，他正处于危险中，而且非常不妙。

“因为忧愁，他拼命吃东西，都吃胖了，不过胖一点倒挺适合他的。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前妻，因为我的网球教练的缘故，我是说我以前的网球教练，离开了他。”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话了：“他专门研究单身母亲和问题小孩，应该让他来看看严斯-彼得，或许他能够帮助他。”

*“凯亚阿姨要把你当诱饵来勾引他啦！”*看不见的小人喊道，“*这事你可一定不能将就！得狠狠地教训教训她，笨猪！*”

严斯-彼得冲进客厅，手里还拿着勺子，挖了一半的冰激凌盒还牢牢粘在勺上。

“我妈妈又不是单身母亲！”严斯-彼得大声喊道，



“我也不是什么问题小孩！我只不过有一个讨厌的阿姨！”

严斯-彼得一边说，一边在空中挥舞着勺子，好像它是把屠龙利剑。冰激凌到处飞溅，妈妈刚巧避开，而凯亚挨了个正着。

她没有发出尖叫，只是一声不吭地用手指拨去裙子上的冰激凌。尽管她脸上化着厚厚的浓妆，严斯-彼



得还是看见她脸色都发白了。

“严斯-彼得，告诉她，这身恶心的时装上的冰激凌渍最最配她。她喜欢听这样的恭维话。”

“这可是在说谎。”

“没关系，她习以为常了，大家都对她这种人撒谎，要不然别人该如何去奉承她呢？要知道，真话只会让她伤心！”

严斯-彼得的妈妈急忙拿了块湿毛巾过来。凯亚阿姨撇着薄薄的嘴唇,生气地说:“你看看,他多么迫切需要帮助?”

“凯亚阿姨,这种斯特拉齐拉坦拉的冰激凌最适合你,特别是在你的头发里和裙子上。真的,凯亚阿姨,这可是一点也不带谎话的赞美,不像你那些无聊的家伙在捉弄你时说的那些花言巧语。这是真话,看不见的小人也这么认为。”

“给我滚出去!”

凯亚阿姨瞪着严斯-彼得,非常生气。如果有这么一家肉食店,专把小孩做成香肠,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送进去,可惜这种肉食店不存在。所以,她就想了个方法代替,把他送到那个“英俊潇洒得不得了的心理学家”那儿去。看不见的小人就是这么认为。

严斯-彼得被打发到自己的房间里。

“给我一个人待着!好好反省自己犯的错误!”凯亚阿姨尖声骂道。

“别害怕,”看不见的小人说,“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的。原则上,我们看不见的小人是不会听从一个头发的

里有冰激凌、热恋中的女人的话的。”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坐在严斯-彼得的房间里,开始担心,接下来,那两个大人又会策划出哪些更大的阴谋呢?

看不见的小人建议,偷听一下她们在说些什么。

“怎么偷听呢?”严斯-彼得问,“妈妈把我们关在房间里,我又不会穿墙而过。”

看不见的小人同情地说:“是啊,是啊,你们看得见的人在这方面真的好可怜,连穿墙的本领都没有,你们看上去傻乎乎的,你们其实真是傻乎乎的,你们……”

“多谢你的指教。有你这么个朋友,谁都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对手了。”

看不见的小人发觉自己惹火了严斯-彼得,他得弥补一下,于是他建议:“如果你的大脑不管用了,至少可以用我的啊。你那台带有超级话筒的新的录音机用来干什么的?打开窗子,然后……”

根本不需要看不见的小人继续往下说,严斯-彼得早已把录音机系在一根绳子上,他按下录音键,然后把绳子从窗子里往外,慢慢地、慢慢地放下去。现在录音

机正对着客厅打开的窗子摇晃。

凯亚阿姨这时正好在试穿严斯-彼得妈妈的连衣裙,因为她说:“这样子我怎么好再跟人交往。我们邀请马丁来吃饭,你觉得怎么样?”

“到我们家来?”

“是啊,他的前妻在整个熟人圈子里把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这有多……”

“不,不,我不知道。”

“嗨,反正他现在特别孤独,只知道暴饮暴食。”

“这么说来,邀请他吃饭确实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也这么想的,但我不像你会烧一手好菜,另外……我觉得……如果我就这么邀请他上我家,人家会怎么看呢?而让他到这儿来,我们至少还有话题可聊。”

“什么话题?”

凯亚阿姨一脸坏笑:“当然是严斯-彼得和他那看不见的小人喽。好了,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还有个约会。那么,明天上午10点我就来接严斯-彼得,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可爱的马丁那儿去。”

说最后一句话时,她人已站在了门槛上。



严斯-彼得赶紧向上提绳子，一不小心把录音机撞在窗玻璃上，只听“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凯亚阿姨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向上看去，只见严斯-彼得提着一根绳子。她没有注意到台阶，脚上穿的新鞋又太大，还真给看不见的小人说对了，她摔了个四仰八叉。

“哈哈，自作自受！”看不见的小人高兴极了。

严斯-彼得一声不吭，他仔仔细细地听着录音。明天上午10点，严斯-彼得想，明天上午10点。

他把那个心理医生马丁想象成一个魔鬼。“他会把我扔进地狱，除非我说，其实根本没有你，看不见的小人。”

看不见的小人可不这么想。“你必须让他相信事实，相信确实有我，因为这就是事实。”

“可没人相信我说的话。如果我说你真的存在，他们就会把我关起来。”

严斯-彼得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穿着一件专门给疯子准备的紧身上衣，衣服袖口被缝得严严实实，好不让手伸出来。

“也许这个心理医生一点都不像你爸爸妈妈、老师

或者凯亚阿姨那样愚蠢。”

但严斯-彼得一点也乐观不起来。“还用说,他肯定就那样。如果他爱上凯亚阿姨,那他大脑一定有毛病。”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和她一起外出娱乐,或许我们还能挽救他。”

“对。在他掉入陷阱之前,我俩可能就是他最后的希望。”

第二天上午,爸爸妈妈亲吻了严斯-彼得,和他告别。两人想,这样做对他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确实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

严斯-彼得默默地钻进凯亚阿姨的小车,他已决定保持沉默。他一直看着自己的膝盖,因为凯亚阿姨的开车风格,如果他朝窗外看的话,会让他吃尽苦头。她喜欢踩着油门,向前方十字路口等待绿灯的汽车长龙冲去,然后,就在撞车前一秒钟,猛踩刹车,她还称之为“运动式驾驶风格”,而看不见的小人对她的评价则是“白痴到家”。

他在严斯-彼得耳边悄悄说:“看看,凯亚阿姨的胸脯比以前大多了,我敢打赌,她在文胸里肯定塞了几块

手中！”

严斯-彼得看也不看那边一眼，凯亚阿姨的胸脯丝毫不会引起他的任何注意和兴趣，他只想早早结束这段路程。

“嗨，严斯-彼得，别那么垂头丧气，来，我们聊聊天。我敢打赌，我们能让她把前面的那辆红色宝马轿车的一边碰坏。”

“别烦我。”

严斯-彼得不由自主地全身抖了一下。凯亚阿姨讨好地把手放到他的膝盖上。

“看不见的小人又和你说话啦？”

“嗯。”

“可怜的孩子，他让你害怕吗？”

严斯-彼得的嘴巴抿得紧紧的，好不让一个字漏出来。现在凯亚阿姨单用左手把着方向盘，目光也更多地落到严斯-彼得的身上，而不是看着路面。她这么做，肯定是想给心理医生马丁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她是严斯-彼得的好朋友。

她现在说话的声音也和平时不一样，轻声细语：

“那看不见的小人说些什么呀？”

“看着马路，你这笨猪！要不然这辆灰色高尔夫轿车会成为我们的坟墓。”

严斯-彼得赶紧抬起头看看，看不见的小人说得没错。

“你真的什么都可以跟我说，严斯-彼得。”凯亚阿姨以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就在这时，她驾驶的车与宝马轿车的距离已缩小到危险的程度，两车的保险杠几乎要亲吻了。

“胆小鬼，把我说的话告诉她！”

严斯-彼得紧闭双目，然后大声喊道：“看着马路，你这笨猪！要不然这辆灰色高尔夫轿车会成为我们的坟墓！”

她收回目光，猛地一脚踩住刹车，只听到金属摩擦发出的嚓嚓声。严斯-彼得猛地朝前一扑，安全带勒进了他的胸膛，他肯定，胸前留下一道紫斑。

凯亚阿姨吓得脸色苍白，停住了呼吸，不，那是她喘不过气来了。

“你早该让这头笨猪离你远一点的。她可真是个小少



有的奇笨无比的……”

现在凯亚阿姨总算喘过气来，她尖叫起来：“看看你闯的大祸！”

“不是我，是看不见的小人，还有，要不是他提醒，事情还要糟糕。”

“就是，谁坐在方向盘后，是她还是我？”

“这么说来，是你的看不见的小人救了我们的命喽，啊？”她咆哮如雷，头发像天线一样，全都竖了起来。

宝马轿车里走下一个年轻男子，他敞着衬衣，但外面套着一件V字领的毛衣。他看上去像是那种喜欢敲掉别人大牙的男人。笃笃笃，他敲着凯亚阿姨的车玻璃。

“怎么开车的，真像头褪了毛的猪！”

凯亚阿姨摇下车窗，两人对视着。

现在,他更像是一头饥饿的鲨鱼,没想到嘴巴前,有一大包新鲜鱼儿掉进水里,他略微一笑。

接下来,凯亚阿姨向他解释,因为看不见的小人骂自己是“笨猪”,让她分散了注意力。听到这话,年轻人的笑容冻结了起来。他要叫警察来处理。

凯亚阿姨敲敲手臂上的表:“不行,我没那么多时间。”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该如何解释没有时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就得等警察来,莫非这个看不见的小人还要绑架您?”

他的目光扫过凯亚阿姨,投向严斯-彼得,似乎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回答。

严斯-彼得用手点点额头,示意他留神凯亚阿姨的精神状态。宝马轿车司机立即心领神会。

“我确实有一个很急的约会。”凯亚阿姨叹声说道。

“我猜是去看精神病科医生吧。”

凯亚阿姨朝他瞪大了眼睛:“您怎么知道的?”

“喔,”他耸耸肩膀,“我本来就这么想的,当然,您还给了我他的名片,马丁·科尔纳大夫。”

凯亚阿姨十分尴尬,她推上倒车挡。

宝马轿车司机没有阻止她逃跑，只是把她的车牌号记在那张心理医生的名片背面。

严斯-彼得终于高高兴兴地来到心理医生的诊所，就是看不见的小人也大大地松了口气。半路上差点又发生两起事故，一次凯亚阿姨和一辆大巴擦身而过；还有一次，她强行与一辆油罐车抢道。一路上，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像木头一样，不发一言。

严斯-彼得一开始就对这位心理医生印象不错，因为他请凯亚阿姨坐到候诊室去。没有凯亚阿姨在身边，严斯-彼得马上感觉自己好多了。科尔纳大夫看上去就像一只大熊，一只脑袋光光、长着卷曲大胡子的大玩具熊。严斯-彼得有一次在教堂落成典礼纪念节上得到过一只类似的玩具熊，只是那只熊是粉红色的，也没长胡子。

“噢，你就是那个有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小伙子。”

“是的，我叫严斯-彼得。”

“你的看不见的朋友现在在你身旁吗？”

严斯-彼得使劲点点头。科尔纳大夫作些记录，看来他是相信严斯-彼得的，严斯-彼得感到很满意。

凯亚阿姨跪在门背后钥匙孔前，她就想知道一切。她绝不会待在候诊室里翻看旧杂志。她有种感觉，他们一会儿就会议论她，她就喜欢别人议论她。为了不漏掉一点点细节，她现在就跪到钥匙孔前偷听。

科尔纳大夫弯着身子，凑近严斯-彼得：“就是说，他现在就在这儿，这间房里，你的看不见的小人？”

严斯-彼得又点点头，一边稍稍向后回避，因为科尔纳大夫嘴里一股腐烂的气息向他袭来。

“我也可以和他聊聊天吗？”科尔纳大夫好奇地问，一边深吸一口气，瞪大了眼睛，盯着严斯-彼得，他看上去很紧张。

“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您愿意。”

科尔纳大夫松了口气，严斯-彼得差点没晕过去。

“看不见的小人，”科尔纳大夫尽可能亲切地说道，“热烈欢迎你光临我的诊所，你能到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你有什么话想告诉我吗？”

严斯-彼得和科尔纳大夫一样紧张，他们仔细倾听。

凯亚阿姨把耳朵紧贴到钥匙孔上，这么一来，她的耳环挂到了锁上，可她一直没发觉。

看不见的小人沉默不语。

科尔纳大夫发誓：“你不用害怕我，看不见的小人，在我面前暴露自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可以敞开心扉，谈论一切，我保证。”

“真的可以什么都说？”看不见的小人通过严斯-彼得的嘴问。

科尔纳大夫高兴地作出保证：“如果我们发现了问题而不去讨论，那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好吧，”看不见的小人说，“我们就讨论讨论这些问题。您有可怕口臭。”

严斯-彼得和科尔纳大夫几乎同时屏住呼吸，两人都伸手捂住了嘴巴。当然，他俩这么做，各有各的理由。

科尔纳大夫向后退了一步，干咳一声，掩饰自己的窘态。现在，他说话要比刚才生硬多了。

“你这么说，是为了刺伤我？你需要这个看不见的小人，就是为了让别人感到痛苦吗？”

严斯-彼得本来很想回答他的，可是看不见的小人把话接了过去。

“因为这是事实，我才这么说的。如果我是您的话，



在和凯亚阿姨狂吻前，我会先刷刷牙，至少嘴里要含一颗薄荷糖。”

这位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从额头到头顶一下变得苍白，而脸颊涨得通红。

“你怎么会说我和你阿姨……狂吻？”他结结巴巴地说。

“因为我肯定，她马上就会死缠着您不放。”

凯亚阿姨真想撞开门，冲进房去，一把掐住严斯-彼得的脖子，直到他乖乖闭上嘴巴。可是她没法做到，因为她的心形耳环被牢牢钩住了。她来回拉扯着，扭得耳环变了形，看上去不再像颗心，倒像是半只圆球了。

“那你怎么知道，她会这么做？”科尔纳大夫激动地问道。

“噢，因为她发了疯似的迷上了您，不然，她也不会用毛巾把自己的文胸填得鼓鼓的。”

严斯-彼得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阻止看不见的小人继续往下说。

凯亚阿姨只觉得头脑一阵发晕，她多么希望，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科尔纳大夫呼呼喘着粗气。“你不喜欢她,对吧?”

“完全正确,亲爱的大夫,您可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科尔纳大夫经常与神经紊乱的人打交道,所以,他自以为明白严斯-彼得是怎么回事。“在你的内心,有一种对成年人的错误的怨恨,严斯-彼得,你利用看不见的小人来发泄这种不满。”

现在,他又凑近严斯-彼得,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又友好,又善解人意。

他握住严斯-彼得的双手。“我俩都明白,严斯-彼得,你完全是个正常的男孩子。我像你这么大时,也觉得大人们个个都是又坏又蠢。其实,你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朋友,严斯-彼得。”

现在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从这个尴尬境地中脱身出来,严斯-彼得想。然而看不见的小人又借严斯-彼得的声音说话了。

“这么说,我没有看不见的朋友?”

科尔纳大夫满意地点点头:“对啊,严斯-彼得,你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朋友。”

“那么您也没有什么看得见的朋友!”

这句话真像一记有力的耳光。

现在,看不见的小人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沉默下来。

凯亚阿姨站在门外,无奈地叹了口气。

科尔纳大夫竭力保持冷静。“你又怎么知道,我没有一个看得见的朋友呢?”

“那您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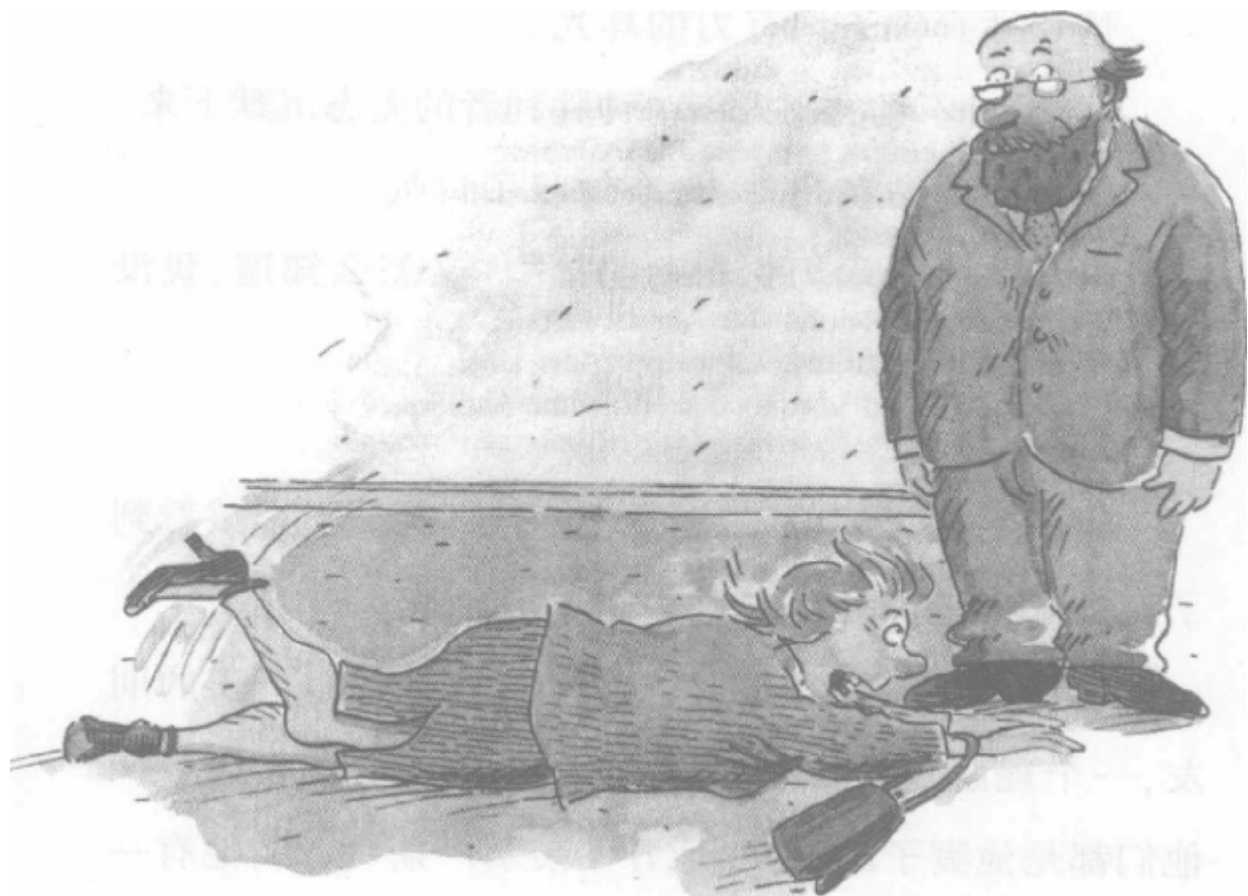
科尔纳大夫沉思了片刻。他感到,这个小男孩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忍不住热泪盈眶。

是啊,男孩说得很对,他不曾有过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理解自己的挚友,那个看似不错的朋友圈……他们都是他妻子的朋友。他开始羡慕严斯-彼得,他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么一个朋友。

科尔纳大夫突然发现,这个诊所其实是个监狱。他要走出监狱,他需要新鲜空气。

他一把拉开房门,凯亚阿姨的耳环掉了。她一下子扑进房间,倒在科尔纳大夫的脚前。

他朝她伸出手去。“您请起,”他说,“不必跪倒在我面前,我知道您爱上了我,是这位可爱的男孩告诉我的。否则,我这么笨,发觉不了。”



凯亚阿姨依偎在科尔纳大夫的双臂之中。“我是多么孤独，”他啜泣着，“多么孤独啊。”

凯亚阿姨拥抱着她的心理学家，她简直难以置信。刚刚她还恨不得掐死严斯-彼得，而现在，简直对他感激不尽。

严斯-彼得弯下身子，捡起耳环。

看不见的小人乐得直笑：“快看，它现在像什么，根

本不像一颗心，倒是像只屁股。”

幸亏只有严斯-彼得听见他的话。他不想把话告诉这个开始恋爱的医生。所以他严肃地对看不见的小人说：“来，老朋友，现在我们最好让他俩单独待着。”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头也不回，离开了诊所。

身后传来可爱的心理医生的感激的声音：“谢谢两位！衷心感谢！”



吞进肚里的爱心画

严斯-彼得坐在厨房里,因为老师布置他们画一幅画,明天必须交上去。但他现在拿着画笔,在水彩颜料中搅来搅去,若有所思。噢,他在思念尤莉亚,漂亮可爱的尤莉亚,长着一双湖蓝色眼睛,一头胡萝卜红色秀发的尤莉亚。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他不断搅和着蓝色和红色两种颜料。

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妈妈和凯亚阿姨,她们正在品尝一种新的咖啡,这种咖啡不伤胃,也不会刺激神经,看上去和其他的咖啡一样,发出的香味也一样,但是喝

上去味道实在可怕。凯亚阿姨说,与其喝这种咖啡,她情愿继续胃疼。

爸爸的工作室要为这种新式咖啡设计广告,所以厨房里放着几包样品。

妈妈咽下第一口后,就把这种褐色的液体倒进了水槽。

严斯-彼得对此一概不予理会,他一心想着尤莉亚,但看不见的小人却仔细倾听着她俩的谈话。现在的话题有意思了,她们不再聊咖啡,而是在谈论爱情。因此,看不见的小人让严斯-彼得注意听着,严斯-彼得一听,马上面红耳赤。

“我第一次一本正经谈恋爱时,只有8岁,”凯亚阿姨说,“我记不得男孩叫保罗还是奥托……还是威廉?名字我忘了,但是那幅画我难以忘怀。”

“怎样一幅画?”

“他送了我一幅画。”

“他送了你一幅画?”妈妈问道,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

“是啊,他自己画的,为我。”凯亚阿姨动情地说,

“那是一张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画，他把我画成一个新娘，穿着一袭白色的婚纱。”

严斯-彼得还从未如此认真地细听凯亚阿姨的话。同时他在纸上画了一颗心，一半是红色，另一半是绿色。

“我也一样，”妈妈笑着说，“但那时我已12岁了，在这之前，我只爱我的爸爸和巧克力。他叫克里斯蒂安，他也送了我一幅他自己画的画，上面画着一座铁路桥。”

“一座铁路桥？”

“是的，桥上写着：‘我爱你！’就像有人半夜里悄悄用喷雾颜料往上喷写的那种。”

“多浪漫啊。”

妈妈点点头：“真是段美好的时光。”

“怎么样？”看不见的小人开导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吗？”

“是啊，”严斯-彼得高兴地说，“真是个好主意。”

看不见的小人建议，把尤莉亚画成一条潜在水中的美人鱼。

严斯-彼得没有同意。

“那好吧，”看不见的小人说，“那就不要潜在水中，

就让她坐在大海中央的礁石上。”

严斯-彼得最后决定把她画成一位公主，头戴金色的皇冠，身穿一件高贵的长裙。

啊，尤莉亚，他在心里说，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永远。

“你还有救吗？”看不见的小人骂道，“永远可是无限长时间哪！”

严斯-彼得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画，一直画到深夜。他坐在床上，一只垫子靠在背后，身边摆着颜料盒。

第二天早晨，严斯-彼得的床单比原来可要绚丽缤纷多了，严斯-彼得本人也一样。他仿佛看到尤莉亚站在他的面前，把那幅画贴在自己的胸口，高兴地欢呼：“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礼物！谢谢，严斯-彼得！我爱你！”

爸爸无精打采地坐在餐桌前，正硬着头皮喝第八杯健胃咖啡。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根本没有创作的灵感，本人绝对不会买这种玩意，不管它有利于健康，还是……呸！”

“跟你老爸说，付5马克他就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句广告词。”

“我们不能这么做。”

“挣几马克零用钱，我们不能白干，要么跟他说4马克。”

“不。”

像往常一样，当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意见无法统一时，看不见的小人就干脆利用严斯-彼得的说话：“这句广告词怎么样：健康的咖啡不必味美。”

爸爸佩服地说：“这可真是……可真是……美妙绝伦！真实，明了，简明扼要……值得考虑。”

“仅仅值得考虑还是值5马克？”

妈妈看着严斯-彼得，摇摇头。但爸爸真的马上就把手伸进了裤袋，他掏出钱包，抽出5马克，一边骄傲地说：“这孩子有天赋，他遗传了我的优点。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可惜我的父亲没有对我的天才给予鼓励。”

严斯-彼得狼吞虎咽，吃下一只奶酪面包，然后和父母告别。因为内心十分激动，他来到学校门口时，几乎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这可是未曾有过的。他还在院

子前花园里,从灌木丛中摘了一枝玫瑰,用透明胶把它粘在那幅画上,现在画面完美无瑕。

严斯-彼得考虑一下他的措词,他要逐字逐句地斟酌。

看不见的小人建议这么说:“看着我的眼睛,宝贝,你是古往今来最幸运的幸运儿。对,你感到惊讶啦,怎么样,小宝贝?更美的还在后面呢,我还要请你吃冰激凌,当然是2马克一份的双球冰激凌。必要的话,还可以加上鲜奶。”

“我要这么说,她非给我一个耳光不可。”

“胡说。女孩子就喜欢这一套。这是我不久才学到的,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

“是,在美国警匪片中也许是这样,但在生活中。”

有时候,严斯-彼得想,看不见的小人给我出这种馊主意,目的是不让我 and 尤莉亚待在一块儿,他一直嫉妒我俩在一起。

这时尤莉亚来了,旁边是格特,他俩一会儿轻声说话,一会儿哈哈大笑,相处得十分愉快。严斯-彼得一

看,心中不由生起气来,为什么偏偏是讨厌的吹牛大王格特。

严斯-彼得鼓起勇气,攥紧拳头,跨上前去:“尤……尤……尤莉亚……我想跟你一……一个人说句话。”

格特伸手把身上穿的牛仔裤向上提了提,讽刺他:“我可以理解,傻瓜,人人都想这么做。”

格特当然不会乖乖地走开,他待在原地不动,嘴里的口香糖不停地从腮帮子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严斯-彼得明白:这样子自己说不出一句话来。

看不见的小人接上了话:“让我来,严斯-彼得。你只需呼吸,不要晕倒就够了。”

严斯-彼得只好如此。

“你穿的裤子不错,格特。”看不见的小人用严斯-彼得的声音说道。格特以为严斯-彼得在拍自己马屁。

看不见的小人继续追问:“店里的牛仔裤总该有你穿的尺码吧?”

尤莉亚不耐烦地看着严斯-彼得。

严斯-彼得把那幅画递给了她。

她稍稍看了一眼。



“是我专门为你画的，因为……我爱你。”看不见的小人正要说出来，可严斯-彼得把嘴唇抿得紧紧的，不让那最后三个字漏出来。

“他肯定以为你会喜欢这种无聊的把戏！”格特哈哈大笑，“他可真是蠢极了。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脸上长满疙瘩的护士？”

“不，一个公主。尤莉亚，因为你就是我的公主。”格特忍不住笑个没完。但尤莉亚真的被打动了。她

认为,这幅画是有点傻傻的,但严斯-彼得很可爱。

“公主?”格特嘲讽道,“看上去更像是给穷人玩的芭比娃娃。”

“我不这么认为。”尤莉亚说,她的话对格特来说好比是一记耳光。

严斯-彼得激动得脚尖都抖了抖。

“那么,如果我邀请你去吃冰激凌,你肯定不会反对吧。”

“别太过分,看不见的小人。”严斯-彼得轻轻地警告他。

尤莉亚听到后很高兴。“为什么反对?”她说,“我还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呢。”

看不见的小人催促严斯-彼得:“安静点,别掺和,我来搞定,你只要待在一边好好听着。还可以趁现在学一招——发起进攻。”

“今天下午怎么样?”

尤莉亚犹豫了一下,面颊绯红。

格特一把抓住尤莉亚的手,把她往自己身边拉。“下午她不行。”他说。

尤莉亚抽出手,撇了撇嘴。

“我自己会说话,格特!”她责怪格特,声音清脆响亮。

看不见的小人高兴地欢呼:“赢了,严斯-彼得!赢了!那个家伙可以收场喽。”

尤莉亚清了清嗓子,说:“是这样,严斯-彼得,我觉得你真的挺好的,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今天下午不行,我有事。”

“确切地说,她是和我在一起。”格特赶紧补充。

看不见的小人正要好好问个明白,为什么最笨的白痴反而总是有最棒的女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严斯-彼得转身就跑,他无法控制自己,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

他跑得飞快,看不见的小人差点追不上他。

严斯-彼得绕着学校一跑就是四圈,结果上课也迟到了,还全身汗淋淋的。

教室里,莫斯欣老师正在收图画作业。只要谁没有完成作业,就给他打个5分,尽管莫斯欣老师不喜欢这

样,但他还是得这么执行。

“把你的红绿双色心拿出来吧。”看不见的小人说。但严斯-彼得不愿意,他害怕当众出丑。全班同学肯定都会取笑他的,一颗半红半绿的心,看上去像什么样子?

“严斯-彼得!你不必害羞,相信自己!尤莉亚会喜欢它的!”

但严斯-彼得没有听看不见的小人的话,他把自己的爱心画撕了个粉碎,然后,又把碎片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嘴巴。他情愿把画吞进肚子,也不愿给别人看。

格特忘了画画。他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尤莉亚,尤莉亚摇摇头。但是,格特已经把粘了玫瑰的公主抓到了手中,把它放在自己的课桌上。

莫斯欣老师把画举得高高的。

“真不错,格特,奇思妙想,还配上鲜花。这次作业你得优秀。”

严斯-彼得咽下了纸片,现在他成了全班唯一一个没有完成画画作业的学生。

莫斯欣老师摇摇头:“很遗憾,严斯-彼得。”

“我就是不会画画。”严斯-彼得为自己辩解。

尤莉亚尴尬地朝他看看。

莫斯欣老师又把公主高高举起：“啊，严斯-彼得，你该好好向格特学习，他也不擅长画画，可是他尽了力。大师不是从天而降的，他必须不断地练习，练习，练习！”



被人追踪

“嗨！严斯-彼得，别伤心了，尤莉亚和格特一起出去玩，那又怎么样？没理由悲痛欲绝吧，你至少还有我。”

“是啊，多谢了，你现在可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那还用说，我刚刚又帮你……”

严斯-彼得听了直叹气，任何时候，只要是看不见的小人为自己费心，事情往往被他搞砸。

严斯-彼得举起双手，谢绝他的好意：“我一点都不想知道！难道你认为，我现在该跟在他俩屁股后面？”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听着，格特和尤莉亚，他们俩今天去……”

“去参加教堂落成仪式狂欢。我知道，他们会去乘坐云霄飞车，一直到忍不住要呕吐为止。”

“不，你错了，他俩去试镜。”

“嗯？什么？”

“哈哈，你感兴趣啦？”

严斯-彼得谨慎地闭上了嘴巴，他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再一次落入什么尴尬的蠢事中。

“试镜，”看不见的小人解释道，一边为自己又一次比严斯-彼得知道得更多而骄傲，“试镜就是拍电影时选演员。”

“就是说，格特现在要成电影明星啦？”

“谁被邀请去试镜，谁就有这种可能，也许人家会录用他，也许只录用尤莉亚，不要他。”

严斯-彼得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眉头紧蹙，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像个早已预感到会挨揍而又不得不迈进场地的拳击手一样。他当然只是个放了学的小学生。

严斯-彼得无视脚下的道路,因为在他心中,出现的是另外的画面。

格特扮演一名牛仔,尤莉亚坐在一辆着了火的马车上,马匹失去控制,横冲直撞,朝着前方悬崖峭壁狂奔。格特在马车一侧,策马扬鞭,帽子被吹落到身后。尤莉亚透过窗口,大声呼喊:“救救我!”

格特拉开车门,向尤莉亚伸出手。尤莉亚越出马车,格特紧紧抓住她,尤莉亚爬到他骑的马上。马车随即坠入深渊。尤莉亚亲吻救她的英雄。这时音乐响起,悠扬的小提琴、激昂的号声,还有震撼人心的鼓点。

严斯-彼得气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这时他正朝着一根广告柱快步向前,可他视而不见,眼里只有尤莉亚、格特和燃烧的马车。

“站住!”看不见的小人急得大叫,“站住,小心撞头!”

严斯-彼得只是把它当做耳边风。

一位汽车司机看到他灾祸临近,就使劲按喇叭。严斯-彼得还是没有理会。

“站住!”看不见的小人又喊了一声。

已经太晚了，严斯-彼得和广告柱撞了个正着，他的鼻子正好撞上了广告宣传的产品：眼镜。

广告画上写着一行大字：“要是戴上了眼镜，这就不会发生。”

严斯-彼得撞得头晕目眩，鼻子流血，右眼肿了起来，上嘴唇也裂开了个口子。

“你现在的样子，自己看了都讨厌。”看不见的小人取笑他。

“我怎么办？”严斯-彼得伤心地问。

“如果你再冲着广告柱撞几次，感觉肯定会好许多。”

严斯-彼得双手捂住耳朵，但是这不管用，看不见的小人好像就待在他的脑袋里。

汽车司机下车，向严斯-彼得走来。他穿着一件皮夹克，耳朵上挂着一只海盗耳环，手指上还涂着黑色指甲油。

“小朋友，”他问，“感觉不舒服？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严斯-彼得还是紧紧捂着耳朵，看不见的小人代他回答：“不，不用，我很好，我经常这么干，这是我的一个



爱好。”

那名男子弯下身来问：“撞广告柱就是你的爱好？”

“不，不对，有时我也撞电话亭，撞树，还撞旋转门等等。”

男子更加惊讶了：“这可是脑子不正常啊。”

他还想说什么，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的样子，就像一个牛仔掏出手枪。

“喂，我是达维，马上就到。不。当然。无论如何，刚刚遇到一个男孩，他……哎，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严斯-彼得的一只眼睛肿得剩了一条缝，他透过眼缝看看达维。另一只眼里满是泪水。

严斯-彼得很难为情，他想离开这儿。

看不见的小人求他留下来别走，但是，严斯-彼得还是选择了逃跑。

于是，穿夹克的男子就在后面追他。

严斯-彼得边跑边喊：“我没干什么！我没干什么！”跑到一个拐角时，严斯-彼得躲进一幢房子里。那个男子握着手机，从严斯-彼得身边跑过，没有发现他。

足足好几分钟，严斯-彼得站在楼道里，气喘吁吁。

这时,他又看见了达维,他从门前走过,手机贴在耳边,走回他的车子。

“我告诉你,安娜斯塔细亚,就是他,是的,我们几星期来一直苦苦寻找的就是那家伙,头一拧,猛地撞去……不,就是没有,他把我甩了。”

严斯-彼得吓得大气不敢出。

“他会把我怎样,看不见的小人?平时你可总是无所不知。”

“要么是他们那儿逃了一个精神病人,他们认为你就是,要么……要么……”

“要么怎样?”

“要么这伙人是匪徒,杀手。他们寻找你,因为你知道得太多。我最近在电影里看到的,电视台刚刚放过。”

“可我什么也不知道。”

“是的,我愿意相信你,而且你的所有老师保证都能证明这一点,但是这帮匪徒根本不相信:我是说,电视上就是这样……”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

严斯-彼得走出房子,穿过马路。

“我们现在去哪儿？”看不见的小人问，“躲避那些匪徒？”

“不。”

“噢，真可惜。这可比做家庭作业有意思多了。电视里，人家甚至夜里就睡在运货的火车上。那个小男孩偷了一架直升机，然后把它降落到一艘轮船上。”

“住口！我们绝不干这种事情！”

“你可真讨厌，扫兴。即使我们被杀手追踪，我们也要玩得开开心心。”

“去他的什么杀手，我要去看看试镜。”

“难道你也想做个演员？”

严斯-彼得很不情愿地承认了。但是为了尤莉亚，就是当一名专门卷鱼片的工人、疏通厕所管道的清洁工，或者数学老师，他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就不能做个演员呢？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尤莉亚从燃烧的马车里救出来，是他，严斯-彼得，而不是格特。

但严斯-彼得担心会被拒绝。如果人家不接受他，怎么办？所以他才小心一点，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拍电影！”他耻笑道，“为什么就有人这么傻，去拍

电影？”

“哎呀，举个例子，为了成为影星。”

“呸！影星！当影星有什么好的？”

“这个嘛，我想，可以不用工作就赚很多钱，大家都爱他，可以有一大堆的女朋友，过上无拘无束、刺激冒险的生活。但是除此以外……你说得没错，除此以外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面试办公室设在一家废弃的旧厂房内，办公室前面排着一条长队，至少有一百名青少年，他们身上贴着号码。尤莉亚和格特站在队伍的前面，编号分别是12和13，严斯-彼得拿到的是99号。

站在后面，严斯-彼得嫉妒地观察着格特和尤莉亚，马上就该轮到他俩了。这时旧铁门打开了，门前站着第10号和11号，他们也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人一同走了进去。

严斯-彼得看见里面有一台摄像机，几盏灯，一间电话亭，一条放在公园里的长椅，一些人造树木，还有几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他踮起了脚尖。

看不见的小人给他解释：“他们正在试镜头。”

“反正我不愿上电影。”

“当然不，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和其他人一样，站在这里排队等候，他们也都不愿上电影。”

门又打开了，刚才进去的男孩和女孩，在里面至多待了两分钟，男孩看上去眼睛哭得肿肿的，女孩气得要命。

现在轮到尤莉亚和格特了。请他俩进入的那名男子穿着一件皮夹克，戴着一只海盗耳环，再加上他那涂了黑色指甲油的手指，人人见了都觉得恐怖。这就是那个达维。

他眼睛一眯，手指着严斯-彼得。“他……他……他在这儿！哎，小朋友，可别再跑掉！到这儿来。安娜斯塔细亚！我们找到他了。”

达维大步跨过来。严斯-彼得像块石头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号码可是99号。”

“无所谓。”

达维牵着严斯-彼得的手往屋里走，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如果你现在不再太笨手笨脚的话，严斯-彼得，你



会出名的,要么成为一个影星,要么变成一具尸体,我不知道。”

尤莉亚和格特已站在电话亭边,安娜斯塔细亚坐在一边的折叠椅上,椅子上面写着“导演”。

她指着格特说:“对这么一张普普通通、没一点特点的脸孔,你让我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了,我要一个看上去有个性的男孩,一个脸上写满激情的男孩,一个充满梦想的男孩,一个能以迷乱的眼神盯着别人而令人心慌的男孩,一个能让人在一秒钟前害怕,一秒钟后喜欢上他的男孩。”

“她在说我。”看不见的小人低声说。

安娜斯塔细亚像驱赶苍蝇一样轰走格特:“他那形象,印在超市购物袋上还凑合。”

尤莉亚正准备和格特一起离开,安娜斯塔细亚叹了口气说:“这个小女孩,我们可以让她试试镜头,她看上去倒是挺俏皮的。”

达维把严斯-彼得往自己前面一推。

“就是他,”达维笑哈哈地说,“他是不是你想象的精灵古怪的样子?”

安娜斯塔细亚眼睛一亮,盯着严斯-彼得看,“对,”她低声说道,“就是他,你看他眼睛里闪烁着狂热,而脸上又透着无辜和善良。”

严斯-彼得咽了一下口水,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安娜斯塔细亚让他害怕。

“他脸上怎么会青一块紫一块的?你不会是把他……”

达维连忙否认:“没有,安娜斯塔细亚,这是给广告柱撞的,这是他的爱好。”

“噢,是这么回事,好,好,好,乖孩子。他知道自己演什么角色吗?”

达维摇摇头。

安娜斯塔细亚把严斯-彼得拉到自己身边,她身上有股香烟和茴香的味道。

“达维给你讲过什么叫演戏吗?”

严斯-彼得不吭声,只是直愣愣地发呆,像安娜斯塔细亚这样的女人他还从来没见过,和她相比,凯亚阿姨简直微不足道。

“演戏,”她尖声说道,“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就

是把我们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来,举个例子,你害怕我,你就把这种害怕表现出来,不错,很好。”

“严斯-彼得告诉她,她是一头笨猪。我们打赌,她喜欢听这样的好话。”

但严斯-彼得没有这么说,而是问:“演戏就是只要把感觉表现出来?”

“是的,年轻的电影学员还要学习骑马、格斗、跳伞、舞蹈等等无聊的玩意儿。但是,演戏其实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问问她,是不是还得背好多台词,这我可没兴趣。”

严斯-彼得就是不说。但安娜斯塔细亚向他弯下身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它们都在你脸上写着呢。你在想;但愿我扮演一个角色,比如是一个黑奴,那就不必背很多东西。”

“是这样。”

她拍手鼓掌:“真是天才!这个男孩我们录用了,让他和这个女孩一起演这出戏。”

“是和我吗?”尤莉亚问,声音听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有些刺耳。

安娜斯塔细亚点点头：“先试拍！达维，你给两个孩子讲解一下，他们要做什么。”

“我不要拍电影。”

“可是我要！”

严斯-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开始争吵起来。达维和安娜斯塔细亚看得目瞪口呆，尤莉亚见怪不怪，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的格特则认为，这又是严斯-彼得常用的方式，既不露声色，又让人注意自己。

“你？你不可以演电影！”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你是看不见的！”

“那又怎么样？这就可以让别人看不起我？”

“我简直无法想象，观看电影时，看一个看不见的演员表演，大家会觉得精彩？”

“别忘了你那无聊的老师莫斯欣说过：不允许任何人因为肤色、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不同而受到歧视。”

“是，说得很好。”

“那么，我就属于看不见的人这个种族，而你们这些看得见的人总是对我们太坏！”

“你什么都不会，只会在背后说些傻话。”

“呸！我会的可多呢，我会……”

“说，你会什么呢？”

“他太棒了！”安娜斯塔细亚激动得气喘吁吁，“简直太棒了。录用他，没问题。”

“你听到没有，他们录用我了！”

“你？是我！”

“嗨，没有我，哪有你？光有影子没有人？光有空气没有气球？光有番茄酱没有薯条？”

看不见的小人一下子作出了让步：“好吧，他们录用我们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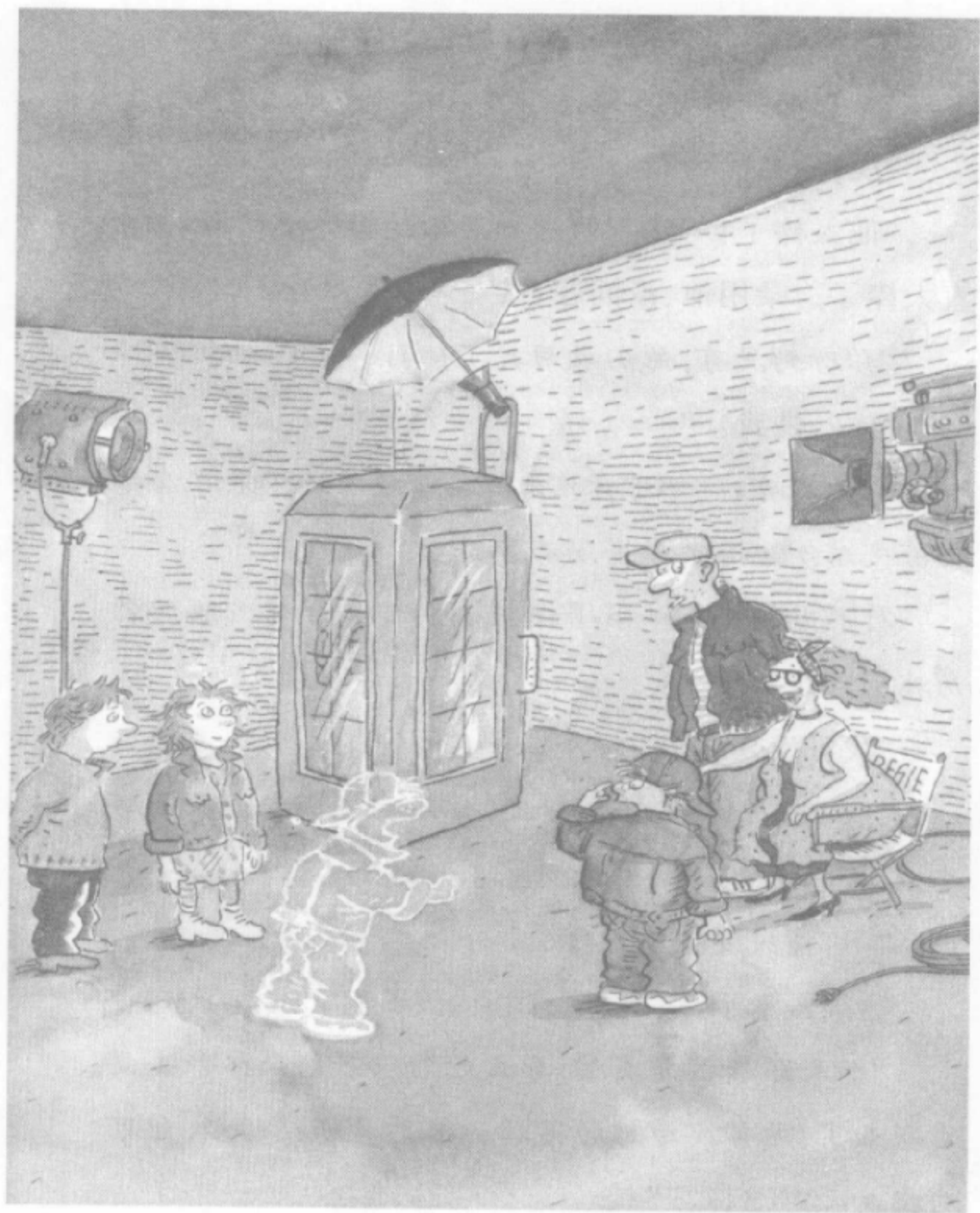
“我可没兴趣。”

“哎，难道你不想要刺激、冒险的生活，好多女朋友，还有……”

“不，我只要尤莉亚！”

达维击掌示意：“试镜，试镜，孩子们。试镜了！”

“如果你不参加表演，那么他们很可能让格特去救尤莉亚了，他将成为她的英雄。真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别在我面前抱怨。”



严斯-彼得仿佛又看见熊熊燃烧的马车和往外跳的尤莉亚,但这次是他,严斯-彼得!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的马上。

“那好吧,”他说,“我演。”

“就这样,”达维给尤莉亚讲戏,“你从那边走来,正要进电话亭。一边在看自己有没有带够零钱,有没有带电话卡。”

安娜斯塔细亚转身面向严斯-彼得:“没错,这是她要做的,而你从这边走来,你就像个精神病人那样盯着她看,让她吓得要命。对,这样,你一边吃着薯条,蘸蘸番茄酱。接着,你把剩下的薯条往嘴里一倒,然后,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把袋子捏成一团。”

“这个我会!”看不见的小人大声说。

“你一把夺过她的电话卡和钱,把她推到一边。冲着她大吼大叫:‘滚开,你这块笨乎乎的蛋糕,滚!’”

严斯-彼得大口往外吐气:“可我刚才想的是……我想要……那我不是英雄……不是救星……”

“不是,你是个精神病人,疯得很厉害。以后你还会杀死她的小狗,她的鹦鹉,然后……”

严斯-彼得奋力辩护：“可我不是凶手，不是小偷。”

“当然不是。但你是个演员，你就得扮演任何人，你刚才完成得不错。现在还只是在试演，好了，开始，开拍！”

安娜斯塔细亚拍拍手，马上有人上来，往严斯-彼得手中塞了一包薯条和番茄酱。探照灯照亮严斯-彼得和尤莉亚，两人朝对方走近，严斯-彼得吃着薯条。薯条又冷又油腻。

走近电话亭时，严斯-彼得说：“你好，尤莉亚，能把你的电话卡借我用一下吗？我急着要……”

“当然可以。”尤莉亚说。

“不对！不对！不对！”安娜斯塔细亚吼道，“你怎么看上去像条忠诚的小猎狗，你得像个疯子！让她害怕！如果有必要，可以打她一记耳光。”

格特见严斯-彼得表演失败，马上自告奋勇：“他演不好的话，让我来完成。”

“再来一次，从头开始。”

两人再一次走近，这次严斯-彼得真的要打饱嗝了。接下来，只听他说道：“嗨，尤莉亚，其实我根本不愿

意拍电影的,我也不愿打你,让你害怕,因为我爱你。”

安娜斯塔细亚无奈地叹息:“停!停!停!这样子我们拍不下去!”

“我也爱你。”尤莉亚悄声回答。严斯-彼得高兴得脑袋都要炸了。

“还是让我来演吧?”格特自告奋勇。

达维点点头:“OK,这个男孩可能还真是个脑袋失灵的小家伙。那好,你从这儿走来,格特,你都看到了,该怎样演。”

尤莉亚抓住严斯-彼得的手说:“没我的戏,我和严斯-彼得一起走。”



他们两个一起往门口走去。

看不见的小人尖叫起来：“你不能这么做！这样的机会以后可再也没有啦！严斯-彼得，别犯傻！”

严斯-彼得把手里的薯条递给格特。“喏，”他说，“拿着，难吃死了。”

看不见的小人还在愤愤不平地责骂：“那我呢？我怎么办？我要做电影明星！我一直都是要什么有什么。那好吧，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严斯-彼得！你给我站住，别动！你想一想，要是没有我，你就得完完全全服从看得见的人的指示，可那些人个个傻得要命。”